

蟹攝開口一等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分析及相關問題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
ruiwen@gate.sinica.edu.tw

提要

本文利用比較方法探討蟹攝開口一等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問題，同時分析其中所揭示的古江東方言開口一等重韻（也就是同韻攝同等第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類）區分的形式。關於蟹攝開口一等在原始閩語（*proto Min*）中的表現，羅杰瑞（Norman 1981）曾構擬了以下幾個音韻形式：

**ai*：菜_哈栽_哈來_哈
**oi*：袋_哈
**ai*：帶_泰蔡_泰蓋_泰
**uai*：改_哈
**yai*：開_哈

上面可以看到：1.蟹攝開口一等哈韻在原始閩語中有4種擬測；2.蟹攝開口一等泰韻在原始閩語只有1種。在這一基礎上，我們還可以追問：哈韻4種原始形式彼此間的先後關係為何？若干韻母如 **oi*、**uai*、**yai* 在原始閩語中同源詞例證較少，是否應當視為獨立的層次？哈韻和泰韻在中古音體系中屬於重韻，這類重韻在其他現代漢語方言中往往合併為一個類，但少數南方方言卻能區別（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 2000、吳瑞文 2005、王洪君 2013），則此一分別在原始閩語中如何體現？凡此都是值得進一步說明的問題。

本文依照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利用可靠的同源詞由下而上進行擬測，從而說明蟹攝開口一等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問題。就閩語內部而言，可以劃分為兩區三支，兩區為沿海與內陸，三支則是沿海的閩東語、閩南語以及內陸的閩北語。在每一支中以六種次方言為基礎，尋求三支方言哈泰兩韻的音韻規則對應，進而擬測各支原始形式，最後再重建原始閩語哈泰兩韻的樣貌，過程中將對 Norman 的擬測進行檢討與修正。就層次的觀點來看，閩語疊積了不同時期傳入的語言成分，最顯著的是文讀音與白話音的對立，而白話音內部還有明顯的時代差異。本文另一個重點便是透過中古切韻的框架，配合漢語音韻史的歷時變遷，說明哈泰兩韻在白話音內部的表現，從而正確辨認中古時期南朝江東方言的哈泰之別。

本文的結論認為，原始閩語中哈韻不同的擬測代表不同的時間層次。其中源自江東方言的音韻層次保留哈泰兩韻的分別：哈韻為 **-oi* 而泰韻為 **-ai*。相對地，哈韻來自之部一等，泰韻來自祭部一等，在原始閩語中的對立是：之部為 **-oi* 而祭部為 **-ai*。

關鍵詞

閩語、蟹攝、重韻、比較方法、歷史語言學

1 前言*

本文利用比較方法探討蟹攝開口一等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問題，同時揭示其中古江東方言開口一等重韻（也就是同韻攝同等第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類）區分的形式。關於蟹攝開口一等在原始閩語（*proto Min*）中的表現，羅杰瑞（Norman 1981）構擬了以下幾個音韻形式：（括弧內的編號是Norman文中節次）：

- *ai (§2.5) : 菜_哈 栽_哈 來_哈
 *oi (§2.7) : 袋_哈
 *ai (§2.9) : 帶_泰 蔡_泰 蓋_泰
 *uoi (§3.4) : 改_哈
 *yoi (§3.6) : 開_哈

上面可以看到：1. 蟹攝開口一等哈韻在原始閩語中有4種擬測；2. 蟹攝開口一等泰韻在原始閩語只有1種。在這一基礎上，我們還可以追問：哈韻4種原始形式彼此間的先後關係為何？若干韻母如*-oi、*-uoi在原始閩語中同源詞例證較少，是否應當視為獨立的層次？哈韻和泰韻在中古音體系中屬於重韻，這類重韻在其他現代漢語方言中往往合併為一個類，但少數南方方言卻能區別（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 2000、吳瑞文 2005、王洪君 2013），則此一分別在原始閩語中如何體現？凡此都值得進一步說明。

為解答以上問題，我們將透過廣泛的比較閩語材料，遵循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利用可靠的同源詞由下而上，逐層擬測，從而更全面地說明中古蟹攝開口一等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及其與漢語音韻史相關的若干問題。整體而言，Norman的構擬在方法上相當嚴謹，不過當時只擇取了8個閩語方言，同源詞例也相當有限。隨著語言材料的擴充以及層次觀念的開展，Norman上述的構擬值得增加例證詳加檢討並加以驗證。

就閩語內部而言，可以劃分為兩區三支，兩區為沿海與內陸，三支則是沿海的閩東語、閩南語以及內陸的閩北語。本文將在每一支閩語中擇取六種次方言為基礎，分別尋求三支方言哈泰兩韻的音韻規則對應，進而擬測各支原始形式，最後再重建原始閩語哈泰兩韻的樣貌。在這個過程中，也將對Norman的擬測進行檢討與修正。

就層次的觀點來看，閩語疊積了不同時期傳入的語言成分，最顯著的是文讀音與白話音的對立，尤其值得重視的是，閩語白話音內部還有明顯的時代差異。本文另一個重點便是透過切韻的框架，配合漢語音韻史的歷時變遷的相關知識，說明哈泰兩韻在白話音內部的表現，從而正確辨識出中古時期南朝江東方言的哈泰之別。從歷時發展的觀點來看，中古《切韻》的重韻之別，基本上反映的是上古漢語韻部的差異，而重韻的差異在中古之後逐漸消失。本文的目標之一是觀察原始閩語中是否存在蟹攝一等重韻的區別，觀察角度由《切韻》出發，在論述上有方便之處。至於採取《切韻》框架作為觀察角度是否妥當？羅杰瑞（2011:97）指出，構建漢語方言通音（Common Dialectal Chinese）基本上有兩種方法：

* 本文初稿曾於第29屆北美漢語語言學會議（The 29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2017/6/16-18，美國羅格斯大學）上宣讀，得到與會學者的寶貴意見，特此致謝。投交本刊後承蒙兩位審查人惠賜修改建議，使本文得以更為周延，謹致謝忱。本文係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現代閩語、吳語及贛語中的古江東方言層次（II）」（MOST 106-2410-H-001-044-MY2）之部份研究成果，在此一併致謝。文中的任何錯謬，其責均在作者。

一種是使用比較的方法立足於現代方言回溯式進行構建與歸納。更快捷而有效的方法則是從《切韻》的音類著手，系統地去除現代漢語方言沒有的特徵，並重新整理音系的分類，使之與漢語方言音類的分合一致。……我確信這兩種方法（比較的方法和對《切韻》音類的消滅和重新分類法）會得到基本相同的結果。

以上觀察值得重視。關鍵在於不論是採取現代方言回溯或利用中古《切韻》框架，都應當遵守比較方法的基本精神，並從嚴認定用來比較的同源詞。

進入討論之前，先說明本文音標標註方式。本文引用之同源詞材料均標寫國際音標，聲調一律以阿拉伯數字標寫調類。阿拉伯數字與中古調類之對應為：陰平-1、陽平-2、陰上-3、陽上-4、陰去-5、陽去-6、陰入-7、陽入-8。閩北語有所謂第九調或陽平甲及陽平乙之分，本文將陽平甲標為2，將陽平乙標為9。

本文標寫方言例句時，主要根據萊比錫標注系統（The Leipzig Glossing Rules）而加以簡化。整體而言，凡獨立成段的方言例句都以三行來呈現，第一行為國際音標拼寫，第二行為逐詞標註，第三行為全句華語翻譯。不獨立成段的片語，則僅在音標後標註漢字。方言往往存在本字認定問題，閩南語音字關係不明的現象更多，我們第二行逐詞標註時，主要採用教育部2009年公布，2013年修訂之《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700字表》（以下簡稱《700字表》），¹ 不見於前述字表的則參考《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以下簡稱《辭典》）的用字。² 不過以上《700字表》或《辭典》中若干用字與一般認定之本字容有不同。遇到這個情況，本文將採用本字並以[]標註，並出註說明《700字表》與《辭典》中的用字。

本文的第2、3、4節分別分析閩南語、閩東語及閩北語中蟹攝開口一等哈泰兩韻的語音對應及層次表現；第5節則根據2至4節的研究成果，提出原始閩語中哈泰兩韻的擬測及若干例外，並將其與Norman的擬測進行比較，明其差異。第6節則從漢語音韻史的觀點，說明原始閩語中哈泰兩韻的層次與漢語音韻史的對應關係；第7節為本文結論，並說明後續的研究方向。

2 哈、泰兩韻在閩南語中的表現及其層次

哈韻在閩南語中的音韻對應至少有5類：-ai、-ə/-e、-i、-ui和-ue，其中前面2類的同源詞數量較多，比較能夠看出規律。後面3類同源詞數量不多，同時存在語源認定的問題，下文將逐一討論。

2.1 哈韻在閩南語中的規則對應及其早期形式

2.1.1 哈韻在閩南語中的第一套規則對應：-ai

首先探討哈韻在閩南語中的第一套規則對應-ai，先觀察以下同源詞表：³

1 這一資料根據教育部網站<http://prj.digimagic.com.tw/ntcmin700/>。

2 這一資料根據教育補網站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

3 語料來源說明如下：泉州根據林連通（1993）、永春根據林連通、陳章太（1989）、漳州根據林寶卿（1992）、馬重奇（2008）、東山根據東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4）及中嶋幹起（1979）、汕頭根據Fielde（1883）的汕頭話音義字典、揭陽根據蔡俊明（1976）。

表1 閩南語哈韻第一套規則對應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儻	tai1	tai1	tai1	tai1	tai1	tai1
胎	thai1	thai1	thai1	thai1	thai1	thai1
臺	tai2	tai2	tai2	tai2	tai2	tai2
戴	tai5	tai5	tai5	tai5		tai5
災	tsai1	tsai1	tsai1	tsai1	tsai1	tsai1
栽	tsai1	tsai1	tsai1	tsai1	tsai1	tsai1
猜	tshai1	tshai1	tshai1	tshai1	tshai1	tshai1
菜	tshai5	tshai5	tshai5	tshai5	tshai5	tshai5
來	lai2	lai2	lai2	lai2	lai2	lai2
在	tsai6	tsai4	tsai6	tsai6	tsai4	tsai4
載	tsai5	tsai5	tsai5	tsai5	tsai5	tsai5
再	tsai5	tsai5	tsai5	tsai5	tsai5	tsai5
鯉	sai1	sai1	sai1		sai1	sai1
賽	sai5	sai5	sai5	sai1	sai5	sai5
該	kai1	kai1	kai1	kai1	kai1	kai1
改	kai3	kai3	kai3	kai3	kai3	kai3
開	khai1	khai1	khai1	khai1	khai1	khai1
海	hai3	hai3	hai3	hai3	hai3	hai3
哀	ai1	ai1	ai1	ai1	ai1	ai1
礙	gai6	gai5	gai6	gai6		gai6
愛	ai5	ai5	ai5	ai5	ai5	ai5
頰	hai2	hai2	hai2	hai2	hai2	hai2
孩	hai2	hai2	hai2	hai2	hai2	hai2
亥	hai6	hai5	hai6	hai6	hai6	hai6

說明：

1. 儻，《廣韻》丁來切，儻獸，失志兒。各閩南語tai1這個語詞用來指人愚笨、不聰明，參看楊秀芳（1991:63）。
2. 在，《廣韻》昨宰切，居也、存也。臺灣閩南語tsai6「在」一詞有多種用法。動詞義用於任憑或聽任。例如：

(1) tsit7 kiã6 tai6 tsi5 tsai6 li3 khi5 tshu3 li3
 者 件 事 志 在 汝 去 處 理
 這件事任你去處理。

任憑或聽任除了單音節動詞 *tsai6* 「在」，還可以用複合詞 *iu2 tsai6* 「由在」來替換。*tsai6* 「在」還進一步從動詞任憑或聽任衍生出根依照、根據這類相當於介詞的用法。例如：

- (2) *tsai6* *gua3* *e2* *siũ6* *huat7*, *hit7* *e2* *laŋ2* *u6* *bun6* *tue2*
 在 我 的 想 法, 許 的 儂 有 問 題
 依我的想法，那個人有問題。

應當留意的是臺灣閩南語上述(2)的 *tsai6* 「在」仍保有動詞性質，不完全是個介詞，例如 *tsiau5 tsit7 e2 pan6 huat7 khi5 tso5* 「照者其辦法去做」(照這個辦法去做)，其中的 *tsiau5* 「照」就不能用 *tsai6* 「在」去替換，可見介詞 *tsai6* 「在」使用上仍有相當的限制。

3. 載，《廣韻》有作亥、作代和昨代三個反切，分別是精母上聲、精母去聲和從母去聲。從規則對應上看來，閩南語承繼的主要是精母去聲作代切。例如臺灣閩南語說 *tsi77 tsai5 bue6 tiauz* 「接載袂著」是承受不了的意思。

4. 開，苦哀切，開解。現代閩南語中稱花錢、消費讀為 *khai1*，例如 *khai1 tsĩ2* 「開錢」(花錢)。

5. 愛，烏代切，憐也。「愛」在現代閩南語中是個多義詞，動詞義是指喜愛、喜歡。例如：*gua3 ai5 ai tsui* 「我愛阿珠」。此外，「愛」還可用來表示義務情態，相當於應該或必須。例如：*li3 ai5 khu5* 「汝愛去」(你必須去)。「愛」還可以有副詞的用法，意思是應當、必須。例如：*li3 ai5 sue5 li6* 「汝愛細膩」(你要小心)。

6. 頰：戶來切，《玉篇》：頤下。今各閩南語次方言的下巴一詞都講 *e6 hai2* (下頰)，為確切的本字。附帶一提，*hai2* 在臺灣閩南語次方言中有讀為 *huai2* 的變體。⁴ 從比較的觀點來看，可能是偶發性的 *hai2* > *huai2* 語音變異。

根據以上同源詞對應，可以發現閩南語各次方言的相當嚴整地讀為 *-ai*，因此上述同源詞在原始閩南語中可以毫無問題地構擬為 **-ai*。就性質而言，原始閩南語的 **-ai* 是兼具白話音與文讀音雙重性質的韻母。⁵

2.1.2 哈韻在閩南語中的第二套規則對應：-ə/-e/-o

哈韻在閩南語中的第二套對應是 *-ə/-e/-o*，分別屬於泉州系、漳州系和潮汕系閩南語的表現。請看下表：

表2 閩南語哈韻第二套規則對應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胎	thə1	thə1	the1	the1	tho1	tho1
代	tə6	tə5	te6	te6	to6	to6
袋	tə6	tə5	te6	te6	to6	to6
災	tsə1	tsə1	tse1	tse1	tso1	tso1
賽		sə5				

4 參看《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下頰」一詞之相關說明 (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

5 相關論述可參看吳瑞文(2005)。

說明：

1. 臺灣閩南語流產一詞，稱為lau₅ thei（漳腔）或lau₅ thəi（泉腔），一般寫作「落胎」。
2. 「代」在閩南語中有兩讀，白話音為te₆、tə₆、to₆，用於指稱世代的單位，例如tiŋ₃ tsit₈ te₆「頂蜀代」（上一代）。另有文讀音tai₆，用於tai₆ piaŋ₃「代表」、tai₆ the₅「代替」等語詞。
3. 「災」在閩南語中用於指瘟疫或家禽死亡。例如kue₁ tsəi₁/ke₁ tse₁「雞災」（雞瘟）。閩南語中又有tio₇₈ tsəi₁/tse₁「著災」一詞，係指遭殃或受害。潮汕揭陽方言亦有tio₇₈ tsəi₁「著災」，係指禽畜遭遇瘟疫，以音韻對應而言，其語源也是「災」。
4. 泉州話的「賽」讀為sə₅用於sə₅ kin₃「賽緊」，意思是較量速度的快慢。「賽」另有文讀音sai₅一讀，用於「比賽」pi₃ sai₅。

根據規則對應，「胎代袋災賽」等同源詞在原始閩南語中是*-ə/-e/-o這類單元音韻母。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是，既有的對應都是單元音韻母，然則在原始閩南語的階段是否就是單元音？對此，張靜芬（2013:43）便將這類韻母的原始閩南語形式擬測為*-ə。本文認為，閩南語存在*-ə、*-e、*-o的方言差異，主要元音都偏央，而且涵蓋前、中、後三個位置，這個現象可能暗示原始閩南語的形式比現在既有的方言表現更為複雜。徐芳敏（1995）曾將這類對應在原始閩南語中擬測為*-oi，我們認為*-oi相較於*-ə更具有解釋力。後文中我們將從比較閩語的觀點，進一步證明*-oi這一擬測。

2.1.3 哈韻在閩南語中的零星對應：-ui、-ue、-i

哈韻在閩南語中另外還有若干個別的零星對應，同時這些對應都屬於白話音，換言之這些口語詞彙並非受到晚近文讀的影響。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3 閩南語哈韻的零星對應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開	khu ₁ i	khu ₁ i	khu ₁ i	khu ₁ i	khu ₁ i	khu ₁ i
改	kue ₃	kue ₃	ke ₃	ke ₃	koi ₃	koi ₃
戴	ti ₅	ti ₅	ti ₅	ti ₅	ti ₅	ti ₅
落 ⁶	thi ₂	thi ₂	thi ₂	thi ₂	thi ₂	thi ₂
鯉	tshi ₁	tshi ₁	tshi ₁	tshi ₁	tshi ₁	tshi ₁

說明：

1. 表示開啟、打開義的「開」在閩南語中都讀為khu₁i，因此原始閩南語中開啟義的動作動詞「開」應當構擬為*khu₁i。⁷

6 落，水衣也，亦指青苔，與苔通，有哈韻徒來切及脂韻直尼切兩讀。從來源上看，似乎可以把閩南語的落視為承繼直尼切一讀，韻母i就是規則對應。但鑒於戴、鯉均有i的讀法，哈韻在閩南語讀為i也是規則對應。後文將會看到，閩東語乃至於浙南吳語都有類似的讀音。字形上我們一律寫作「落」。

7 審查人指出，在閩南語中，開啟義「開」khu₁i的韻母與止攝微韻「氣」khu₁i₅韻母相同，應當有所討論。這是相當重要的觀察。除了開口微韻之外，事實上「開」在閩南語中還與止攝合口的「跪」kui₆、「季」kui₅、「鬼」kui₃等詞韻母相同。換言之，「開」khu₁i在表現上與止攝開合口韻母相同，我們預計另文討論。另外，秋谷裕幸、韓哲夫（2012）對於原始閩語的*-ui和*-yɔi也已經有所討論，可以參看。

2. 從閩南語泉、漳、潮三系次方言的對應關係上來看，閩南語中指「改正」、「改換」的「改」，其音韻對應相當於蟹攝開口二等佳皆夬韻字（例如街：泉州 *kuei*、漳州 *kei*、汕頭 *koi*）以及蟹攝開口四等齊韻字（例如雞：泉州 *kuei*、漳州 *kei*、汕頭 *koi*），而非開口一等咍韻字。⁸ 據此「改」也應該擬測為 **kiəi*₃。至於「改」之所以不規則，至少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是一等「改」偶然地變讀為二等；一是「改」早期有一等和二等兩讀，一等讀法被收錄在韻書，二等的讀法失收，但在口語中流傳。我們不容易判斷何種解釋較好，只好存疑。

3. 「戴、落、鰓」等同源詞的韻母都是高元音 -i，根據規則對應，在原始閩南語中應當分別構擬為戴 **ti*₅、落 **thi*₂、鰓 **tshi*₁。中古咍韻字讀為高元音 -i 在漢語方言中相當特殊，而且在分布上也相當有限制，僅在舌尖音聲母之後。對於這個問題，後文將根據其他閩語次方言的表現，提出較為宏觀的分析。

2.2 泰韻在閩南語中的規則對應及其早期形式

泰韻字在閩南語中的規則對應包括：-ua、-ai、-ue 等，其中 -ue 主要分布在雙唇音聲母之後，-ua 主要分布在非雙唇音聲母的環境，至於 -ai 的分布限制較小，在雙唇音與非雙唇音聲母之後都可以出現。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4 閩南語泰韻的規則對應

	泉州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沛	<i>phai</i> ₅	<i>phai</i> ₅	<i>phai</i> ₅	<i>phai</i> ₅		<i>phai</i> ₅
貝	<i>pue</i> ₅	<i>pue</i> ₅	<i>pue</i> ₅	<i>pue</i> ₅	<i>pue</i> ₅	<i>pue</i> ₅
帶	<i>tua</i> ₅ / <i>tai</i> ₅	<i>tua</i> ₅ / <i>tai</i> ₅	<i>tua</i> ₅ / <i>tai</i> ₅	<i>tua</i> ₅ / <i>tai</i> ₅	<i>tua</i> ₅ / <i>tai</i> ₅	<i>tua</i> ₅ / <i>tai</i> ₅
泰	<i>thai</i> ₅	<i>thai</i> ₅	<i>thai</i> ₅	<i>thai</i> ₅	<i>thai</i> ₅	<i>thai</i> ₅
太	<i>thai</i> ₅	<i>thai</i> ₅	<i>thai</i> ₅	<i>thai</i> ₅	<i>thai</i> ₅	<i>thai</i> ₅
大	<i>tai</i> ₆	<i>tai</i> ₅	<i>tai</i> ₆	<i>tai</i> ₆	<i>tai</i> ₄	<i>tai</i> ₄
奈	<i>lāi</i> ₆	<i>lāi</i> ₅	<i>lāi</i> ₆	<i>lāi</i> ₆	<i>nai</i> ₄	<i>nai</i> ₄
賴	<i>lua</i> ₆ / <i>lai</i> ₆	<i>lua</i> ₅ / <i>lai</i> ₅	<i>lua</i> ₆ / <i>lai</i> ₆	<i>lua</i> ₆ / <i>lai</i> ₆	<i>lua</i> ₆ / <i>nai</i> ₄	<i>lua</i> ₆ / <i>nai</i> ₄
瀨	<i>lua</i> ₅ ⁹	<i>lua</i> ₅				
汰	<i>thua</i> ₅	<i>thua</i> ₅	<i>thua</i> ₆	<i>thua</i> ₆		<i>thua</i> ₆
蔡	<i>tshua</i> ₅	<i>tshua</i> ₅	<i>tshua</i> ₅	<i>tshua</i> ₅	<i>tshua</i> ₅	<i>tshua</i> ₅
蓋	<i>kua</i> ₅ / <i>kai</i> ₅	<i>kua</i> ₅ / <i>kai</i> ₅	<i>kua</i> ₅ / <i>kai</i> ₅	<i>kua</i> ₅ / <i>kai</i> ₅	<i>kua</i> ₅ / <i>kai</i> ₅	<i>kua</i> ₅ / <i>kai</i> ₅
艾	<i>gai</i> ₅ <i>hia</i> ₅	<i>gai</i> ₅ <i>hiā</i> ₅	<i>ŋāi</i> ₆ <i>hiā</i> ₆	<i>hiā</i> ₆	<i>hiā</i> ₆	<i>ŋai</i> ₄ <i>hiā</i> ₆
害	<i>hai</i> ₆	<i>hai</i> ₅	<i>hai</i> ₆	<i>hai</i> ₆	<i>hai</i> ₆	<i>hai</i> ₆
藹		<i>ai</i> ₃	<i>ai</i> ₃			<i>ai</i> ₃

8 在原始閩南語中，蟹攝二等「街」與蟹攝四等「雞」都可以構擬為 **-iəi*，至於詳細論證請分別參看我們（吳瑞文 2014、吳瑞文 2017）的相關研究。

9 泉州方言語料未見，這裡根據李如龍（2001）閩南語泉州系南安方言資料補入，瀨 *lua*₅ 讀為不分陰陽的去聲調。

說明：

1. 沛，《廣韻》有博蓋、普蓋二切，依閩南語之讀音，應來自普蓋切。閩南語中表示菜餚豐盛的形容詞為 $\text{phoŋ}^1 \text{phai}^5$ ，本字即「豐沛」。貝，《廣韻》博蓋切。今閩南語韻母均讀為 $-\text{ue}$ ，與「沛」讀為 $-\text{ai}$ 韻母不同，顯示「貝」、「沛」分屬不同音韻層次。
 2. 艾，《廣韻》有蟹攝開口一等五蓋切和蟹攝合口三等魚肺切兩音，讀為 $-\text{ai}$ 或 $-\text{ai}$ 的應屬五蓋切。閩南語中稱艾草為 $\text{hiã}^6 \text{tshau}^3$ ，其中 hiã^6 這個讀音從對應上來看應當來自三等魚肺切而非一等五蓋切。下文將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說明「艾」的來歷。
 3. 瀨，落蓋切，湍瀨。Norman (1983:207) 已經指出，閩語中表示急流、淺灘的語詞，其本字是「瀨」。閩南語的南安讀為 lua^5 ，永春讀為 lua^6 ，廈門讀為 lua^6 ，¹⁰在漳州系和潮汕系方言沒有找到同源詞。
 4. 汰，《廣韻》徒蓋切，濤汰，《說文》曰浙瀾也。今閩南語稱以清水漂洗物品為「汰」 thua^6 ，取其淘洗義。
- 從閩南語各次方言的表現，可以看出泰韻基本上存在兩套韻母對應： $-\text{ua}$ 和 $-\text{ai}$ ，唇音的 $-\text{ue}$ 雖屬零星對應，但與 $-\text{ai}$ 分屬不同音韻層次。就泰韻而言，若某語詞存在文白異讀，則往往讀為 $-\text{ua}$ 韻母的是白話音，讀為 $-\text{ai}$ 韻母的是文讀音。另一方面，也有若干語詞僅有 $-\text{ai}$ 一讀，這顯示泰韻的 $-\text{ai}$ 也是文白共用的形式。有鑑於閩南語 $-\text{ai}$ 韻母是個兼具白話音與文讀音雙重性質的韻母，同源詞表中我們便不嚴格標注文白。

2.3 小結

根據本節的討論，原始閩南語哈、泰兩韻的規則對應及早期形式如下：

表5 原始閩南語的哈泰兩韻

	哈韻	泰韻
層次I白話	*-ai 儻菜栽來開 _{花錢} 海愛頰	*-ua 帶瀨汰賴蔡蓋、*-ia 艾
層次II白話	*-oi 胎代袋災賽	*-ai 沛帶泰太害
層次III文讀	*-ai 胎在災鰓該孩	
零星對應	開*khuɪɪ、改*kiəiɜ、 戴*tiɜ、苔*thiɜ、鰓*tshiɪ	貝*pueɜ

根據上表可知：

1. 哈韻在閩南語中主要的音韻規則對應為*-ai及*-oi兩類，其中*-ai兼具文讀和白話兩種性質。*-oi則主要都是白話音。哈韻在閩南語中還有若干零星對應，例如開*khuɪɪ、改*kiəiɜ，以及好些讀為高元音-i韻母的同源詞（戴、苔、鰓）。
2. 泰韻在閩南語中主要的音韻規則對應為*-ua、*-ia及*-ai兩類，其中*-ai也兼有文讀和白話的性質。*-ua則主要都是白話音。泰韻的零星對應「貝」，從比較的觀點而言，在原始閩南語只能擬為*-ue。同樣地，「艾」也只能擬測為*-ia。

10 參看 Douglas (1990:318), loã, a rapid on a river。

3 哈、泰兩韻在閩東語中的表現及其層次

3.1 哈韻在閩東語中的規則對應及其早期形式

3.1.1 哈韻在閩東語中的第一套規則對應：-ai

哈韻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中最普遍的規則對應是 -ai，這個韻母也是兼具文白性質的讀音。首先觀察以下同源詞表：¹¹

表6 閩東語哈韻第一套規則對應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儻	tai1	tai1	tai1	tai1		tai1
胎	thai1	thai1	thai1	thai1	thai1	thai1
臺	tai2	tai2	tai2	tai2	tai2	tai2
災	tsai1	tsai1	tsai1	tsai1	tsai1	tsai1
栽	tsai1	tsai1	tsai1	tsai1	tsai1	tsai1
猜	tshai1	tshai1	tshai1	tshai1	tshai1	tshai1
菜	tshai5	tshai5	tshai5	tshai5	tshai5	tshai5
財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裁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在	tsai6	tsai6	tsai6	tsai6	tsai6	tsai6
載	tsai5	tsai5	tsai5	tsai5	tsai5	tsai5
鯉	sai1		sai1	sai1	sai1	sai1
來	lai2	lai2	lai2	lai2	lai2	lai2
耐	nai6	nai6	nai6	nai6	nai6	nai6
該	kai1	kai1	kai1	kai1	kai1	kai1
改	kai3	kai3	kai3	kai3	kai3	kai3
開	khai1	khai1	khai1	khai1	khai1	khai1
海	xai3	xai3	hai3	hai3	hai3	hai3
礙	ŋai6	ŋai6	ŋai6	ŋai6	ŋai6	ŋai6
愛	ai5	ai5	ai5	ai5	ai5	ai5
哀	ai1		ai1	ai1	ai1	ai1
孩	xai2	xai2	hai2	hai2	hai2	hai2
亥	xai6	xai6	hai6	hai6	hai6	hai6

¹¹ 語料來源如下：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5）、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2）、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5）、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3）、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2）、福清根據馮愛珍（1993）。寧德另外參考沙平（1999）。

說明：

1. 頰，戶來切。馮愛珍（1993:189）所錄福清方言有pa2 hai2一詞，係指責備小孩大吼大叫，後一音節hai2為表示下巴的「頰」。林寒生（2002:58）詞條384「下巴」一條收錄福州a6 xai2、長樂a6 hai2、永泰a6 hai2、古田a6 xai6、寧德a6 xai2、壽寧a6 xai2，後一音節都是戶來切的「頰」。

2. 來讀為lai2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中普遍歸入文讀音，用在與文字結合密切的書面語場合，並非口語中常用的位移動詞「來」。

哈韻第一套規則對應在原始閩東語中可以構擬為*-ai。從層次的觀點而言，閩東語現在的-ai韻母兼具白話和文讀雙重身分。

3.1.2 哈韻在閩東語中的第二套規則對應：-ɔi/-oi/-oy

哈韻在閩東語的第二套規則對應是-ɔi/-oi/-oy，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7 閩東語哈韻第二套規則對應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胎						thoi1
代	toi6	toi6	toi6		toi6	toi6
袋	toi6	toi6	toi6	toy6	toi6	toi6
裁				tsoy2	tsoi2	tsoi2
災	tsoi1					tsoi1
改					koi3	koi3
愛	oi5	ɔi5	ɔi5	oy5	ɔi5	oi5

說明：

1. 「胎」在各閩東語各次方言中只有福清讀為thoi1，其他方言缺乏「胎」讀為這一音韻層次的表現。

2. 柘榮方言的tsoi1是指家畜病死，福清的tsoi1主要指動物的瘟疫，意義與閩南語的tsəi/tse1/tsoi1相近，語源也是「災」。

3. 閩東語各次方言的「愛」有ai5和oi5（及其變體）兩讀。「愛」讀為ai5屬文讀音，表示情愛；「愛」讀為oi5則主要用於情態範疇，表達義務（deontic modality），例如柘榮ny3 oi5 li2「汝愛來」（你要來）。

根據各閩東語次方言-ɔi/-oi/-oy的音韻對應，我們將原始閩東語的形式擬測為複合元音*-ɔi。*-ɔi的韻尾在多數方言中保留，若干方言主要元音受高元音韻尾-i的影響而升高為o，也就是*ɔ > o / i。閩清在發生上述變化後，-i韻尾受到主要元音合口徵性的影響，進一步讀為撮口性的y，也就是i > y / o_。

3.1.3 哈韻在閩東語中的零星對應

與閩南語相同，哈韻在閩東語中也存在若干零星的規則對應，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8 閩東語哈韻的零星對應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開	khui1	khui1	khui1	khui1	khuoi1	khuoi1
賽	suɛ5		[soi5]		suoi5	suoi5
落	thi2	thi2	thei2	thi2		thi2
戴	ti5					
來	li2	li2	lei2	li2	li2	li2
鯢	tshi1		tshi1		tshi1	tshi1

說明：

1. 閩東語各次方言中表示「開啟」的動作動詞主要讀為-*ui*或-*uoi*，在原始閩東語中的早期形式可以構擬為**khui1*，多數方言維持-*ui*，少數演變為-*uoi*。

2. 「賽」在寧德讀為*soi5*，依照對應判斷，係來自原始閩東語的**soi5*。「賽」在永泰和福清都讀為*suoi5*，與「開」有相同的韻母，屬於同一個音韻層次，可構擬為**sui*。柘榮*suɛ5*這一讀音屬於孤例，透過跨方言比較，我們推測是**sui*在舌尖音聲母後個別的不規則形式。

3. 「落、戴、來、鯢」等詞在各閩東語都讀為高元音的-*i*，其中「落來」在寧德讀-*ei*是陽平調環境導致的韻母分化，早先也讀為-*i*。整體來看，這批同源詞在原始閩東語都可以構擬為*-*i*：落**thi2*、戴**ti5*、來**li2*、鯢**tshi1*。

3.2 泰韻在閩東語中的規則對應及其早期形式

在閩東語中，泰韻字非唇音字的基本對應是-*ai*，少數同源詞為-*ua*。唇音字的韻母往往帶有合口性質，音韻形式包括-*ue*、-*ui*、-*øy*、-*uoi*等。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9 閩東語泰韻的規則對應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貝	puɛ5		pui5	pui5	puoi5	puoi5
沛	phuɛ5		phøy5	phui5	phuoi5	phuoi5
帶	tai5	tai5	tai5	tai5	tai5	tai5
泰	thai5	thai5	thai5	thai5	thai5	thai5
太	thai5	thai5	thai5	thai5	thai5	thai5
大	tai6	tai6	tai6	tai6	tai6	tai6
奈	nai6	nai6	nai6	nai6	nai6	nai6
賴	lai6	lai6	lai6	lai6	lai6	lai6
瀨	lua5					lai5
蔡	tshai5	tshai5	tshai5	tshai5	tshai5	tshai5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蓋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艾	ŋai5 ŋia5	ŋai5 ŋia5	ŋai5 ŋie5	ŋai5 ŋie5	ŋai5 ŋie5	ŋai5 ŋia5
害	xai6	xai6	hai6	hai6	hai6	hai6
藹	ai3	ai3	ai3		ai3	ai3

說明：

1. 閩東語各次方言泰韻唇音字往往與哈韻「開」有相同的韻母形式，例如寧德、閩清、永泰和福清。柘榮泰韻唇音字讀-ue，與哈韻「賽」sue5也有相同的韻母。這個現象顯示，閩東語泰韻唇音字與哈韻非唇音字有混同的情形，並與泰韻非唇音字有所區別。閩東語這個哈泰混讀的韻母可構擬為*-ui。

2. 「艾」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中均有兩類讀法，一類是讀為ŋai5，性質上屬於文讀音；另一類讀為ŋia5、ŋie5，¹²這是白話音。與閩南語類似，ŋai5來自五蓋切，ŋia5/ŋie5則是三等魚肺切的讀法。

3. 表示水中急流的「瀨」，柘榮讀為lua5、福清讀為lai5，福州也讀lai5，¹³就韻母而言不大容易判斷音韻層次。進一步擴大比較的範圍，我們發現「瀨」在福安讀lo5、閩候讀lai5。¹⁴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閩東北片（柘榮、福安）與閩東南片（閩候、福清）「瀨」用了不同音韻層次的詞彙。北片方言「瀨」都與歌部字「我、拖、舵」等同韻母，來自早期的*-ai。南片方言也用「瀨」表示急流，但用的是相對較晚的音韻層次*-ai。事實上，以閩東語泰韻非唇音字而言，絕大多數的語詞（帶蔡蓋）反映*-ai這個音韻層次，「瀨」讀為lua5、lo5等反而是少見的音讀。總而言之，就同源詞「瀨」而言，閩東北片和閩東南片用了不同音韻層次的讀音，屬於不同時代，其原始形式應當根據實際方言內部的規則對應分別構擬。

從音韻層次而言，原始閩東語的泰韻絕大多數同源詞都可以構擬為*-ai，少數同源詞如「瀨」則應構擬為*lua5，「艾」應構擬為*ŋia5。現代閩東語的泰韻-ai也兼有文讀和白話兩種性質，*-ua、*-ia則是白話音，但具體同源詞例數量相對較少。

3.3 小結

根據本節的討論，原始閩東語哈泰兩韻的早期形式如下：

表10 原始閩東語的哈泰兩韻

	哈韻	泰韻
層次I白話	*-ai 檯菜栽來海	*-ua 瀨、*-ia 艾
層次II白話	*-ai 胎代袋災賽改愛	*-ai 帶泰蔡賴瀨蓋害
層次III文讀	*-ai 胎在災鰓該孩愛	

¹² 沙平（1999）所錄寧德方言的「艾」讀為ie5，我們認為是舌根鼻音聲母偶然脫落的結果，本來也是ŋie5。平行的例證是「我」，寧德方言讀為ua3，參考福清ŋua3。

¹³ 福州根據馮愛珍（1998）。

¹⁴ 福安根據福安市志編纂委員會（1999），閩候根據閩候縣志編纂委員會（2001）。

	哈韻	泰韻
零星對應	開 開啟 *khuin、賽 *sui ₅ 戴 *ti ₅ 、來 *li ₂ 、苔 *thi ₂ 、 鰓 *tshi ₁	貝 *pui ₅ 、沛 *phui ₅

根據上表可知：

1. 哈韻在原始閩東語中的語音形式包括 *-ai 和 *-ɔi 兩類，多數同源詞都讀為這兩個韻母其中之一。從現代閩東語次方言的角度來看，-ai 是個兼具白話音和文讀音性質的韻母。值得注意的是與閩南語相同，閩東語的哈韻有不少語詞存在零星的例外，包括「開賽」來自 *-ui，「戴來苔鰓」來自 *-i。

2. 泰韻在原始閩東語中的形式有 *-ua、*-ia 和 *-ai 兩類，但 *-ua 的同源詞只有「瀨」，*-ia 的同源詞只有「艾」，其他多數泰韻字都來自 *-ai。就閩東語次方言而言，不容易判斷 *-ai 的文白性質，我們認為 *-ai 也是兼具文白性質的韻母。泰韻的例外音讀出現在雙唇音環境，「貝沛」都來自 *-ui，相當於閩南語「貝」*pue₅ 的表現。

4 哈、泰兩韻在閩北語中的表現及其層次

4.1 哈韻在閩北語中的規則對應及其早期形式

4.1.1 哈韻在閩北語中的第一套規則對應：-e/-ie/-ɛ/-œ

哈韻在閩北語中的第一套規則對應包括 -e、-ɛ、-œ 及 -ie 等，既有單元音也有複合元音。請看以下同源詞表：¹⁵

表 11 閩北語哈韻第一套規則對應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戴		le ₆			tœ ₉	
來	le ₅	le ₂	lie ₂	le ₅	lœ ₂	le ₂
栽	tse ₁	tse ₁	tsie ₁	tse ₁	tsœ ₁	tse ₁
菜	tshɛ ₅	the ₅	thie ₅	tshe ₅	tshœ ₅	tshɛ ₅

哈韻這類對應在閩北語中的轄字相當一致，主要是「來栽菜」，個別方言還有動詞「戴」。從中古音的框架來看，這批字往往與齊、脂、之的韻母相同。例如：

表 12 閩北語「齊脂之」同韻母的同源詞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臍 齊	tshɛ ₅	the ₂	tshie ₂	tshe ₅	(tse ₂) ¹⁶	tshɛ ₂
獅 脂	se ₁	se ₁	sie ₁	se ₁		
使 之	se ₃	se ₃	sie ₃	se ₃	ɬœ ₃	ɬɛ ₃

¹⁵ 語料來源如下：建陽、崇安根據李如龍（2001），建甌根據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2003），石陂、鎮前、迪口根據秋谷裕幸（2008）。

¹⁶ 請留意鎮前蟹開四齊韻「臍」的讀音不符合對應，這裡是參考性質。

根據以上同源詞表，所有的閩北方言「戴來栽菜」等詞都沒有韻尾*-i*成分。尤其特殊的是崇安讀為帶介音的*-ie*，鎮前讀為合口前低元音*-œ*。基於以上對應，我們認為原始閩北語中的早期形式應構擬為**-ei*，請留意我們為這批同源詞擬測了一個韻尾**-i*，這個韻尾對解釋音韻演變有其重要性。首先，**-ei*在建甌和迪口直接丟失韻尾，變為**-ε*；其次，在建陽和石陂則是早期的韻尾**-i*促使元音高化（**ε* > *e*）後消失。鎮前方言之所以讀為*-œ*，我們推測因為**-ei*的兩個成分都是非圓唇（[-rounded]）的前元音，兩個成分進行異化（dissimilation），使得主要元音合口化（[+rounded]），韻尾進一步失落。¹⁷ 最特殊的演變是崇安，今讀是*-ie*。從原始閩北語的形式來看，崇安韻母發生了音節成分換位（metathesis）的現象：

**ei* > *iε* > *ie*

從崇安方言來看，發生這一變化的包括蟹攝一等（來栽菜）、蟹攝開口四等字（臍）及止攝開口三等（獅使）的同源詞例，顯然是有系統、有規律的正常演變，應當盡量提出常見的音韻變遷來描寫。¹⁸

4.1.2 哈韻在閩北語中的第二套規則對應：-ui/-oi/-o

哈韻在閩北語中的第二套規則對應為-*ui*、-*oi*、-*o*等，不難發現這套對應的主要元音偏後且帶合口徵性。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13 閩北語哈韻第二套規則對應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臺	to3		戴 lui6	戴 do2	toi9	toi9
袋	to6	lui6	lui6	do6	toi6	toi7
裁	tso3				tsoi9	tsoi9
鯉	so1					loi1
賽	so5				loi5	loi5
愛	o5		ui5	ʔo5	oi5	oi5

首先可以觀察到，各方言保存同源詞的數量差距甚大，建甌、鎮前和迪口都還有5~6個同源詞，崇安、石陂僅有3個，而建陽只有1個。但從規則對應來看，建陽的袋lui6應當屬於這個音韻層次。這批同源詞在原始閩北語的早期形式可以構擬為**-oi*。

¹⁷ 審查人指出，**-ei*變為鎮前-*œ*實在無法理解。我們的看法則是，從比較的觀點來看，多數閩北語是不帶合口成分的讀音，只有鎮前讀為合口元音，因此我們不把鎮前具有的徵性直接推到原始閩北語。再者，將這批同源詞擬測為單元音**-ε*或**-e*，仍然必須解釋合口的來源。我們的策略是以複合元音**-ei*成分之間進行異化來說明。

¹⁸ 這個現象會因為假設的原始形式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釋。例如審查人指出，在整體音韻系統上，閩北崇安方言的*-i*對應其他方言的*-ie*，崇安的*-y*則對應其他閩北語的*-ye*。因此可以設想崇安方言「戴來使」的*-ie*來自更早的**-e*（如同現代建陽）或**-ε*（如同現代建甌），崇安發生的變化是**e*（或**ε*）> *ie*。換言之崇安的*-ie*應當理解為語音成分增生（epenthesis）。兩種看法有異的關鍵在於早期形式是**-e*/**-ε*還是**-ei*。

4.1.3 哈韻在閩北語中的第三套規則對應：-ue/-ue/-uai/-ua

哈韻在閩北語中的第三套對應包括：-ue、-ue、-ua、-uai等，這套對應在多數閩北方言中是帶有合口介音及主要元音的MV型韻母結構，石陂及崇安則是MVE型的三合元音韻母。¹⁹ 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14 閩北語哈韻第三套規則對應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戴姓	tue3	tue5	tuai5	tuai5	tua5	tua5
災	tsue1	tsue1	tsuai1		tsuai	tsuai
再	tsue5	tsue5	tsuai5		tsua5	tsua5
才		lue2	luai2		tsua2	tsua9
海	xue3	xue3	xuai3	xuai3	hua3	hua3
亥		xue5	xuai6	xuai1	hua6	hua4

根據以上規則對應，以上同源詞在原始閩北語的形式應當構擬為*-uai，石陂及崇安保存較早期的形式，其他四個閩北方言則已經簡化為複合元音。伴隨韻母結構簡化的同時，原先的韻尾-i也影響主要元音，使元音高化之後失落了。

4.1.4 哈韻在閩北語中的第四套規則對應：-ai

哈韻在閩北語的第四套規則對應是-ai，所有方言的表現均相同。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15 閩北語哈韻第四套規則對應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胎	thai1	hai1	hai1	thai1	thai1	thai1
來	lai3	lai2	lai2	lai2	lai2	
待	tai8	lai5		dai5	tai5	tai5
耐	nai6	nai6	nai6	nai6	nai6	nai4
猜	tshai1	thai1	thai1	tshai1		
在	tsai8	lai5	lai5	dzai5	tsai5	
該	kai1	kai1	kai1	kai1	kai1	kai1
改	kai3	kai3	kai3	kai3	kai3	kai3
礙	ηai6	ηai6	ηai6	ηai6	ηai6	ηai4

19 在描述音節結構時，我們使用M代表介音（medial），V代表主要元音（vowel），E代表韻尾（ending）。

以上各閩北語的規則對應相當整齊，性質上屬於文讀，可以構擬為*-ai。

整體而言，哈韻在閩北語中至少有四套音韻規則對應：

1. 戴、來、菜：ie-e-æ-ε，原始閩北語擬測為*-ei。
2. 臺、袋、賽、愛：o-ui-oi，原始閩北語擬測為*-oi。
3. 災、才、海、亥：ue-ue-uai-ua，原始閩北語可擬測為*-uai。
4. 胎、來、改、礙：-ai屬於文讀層，來源的形式可能是*-ai。

從方言比較來看，閩北語哈韻的「開」（開啟動詞）的讀音與上述四套對應都不相符，請看下表：

表16 閩北語「開」的讀音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開	khyɛ1	khyɛ1	khy1	khyɛ1	khyɛ1	khyɛ1

根據以上閩北語各次方言的表現，原始閩北語的「開」可以擬測為*khyɛ1，²⁰ 建陽、石陂、鎮前都高化為khyɛ1，崇安單元音化為khy1，建甌、迪口維持。另外，「戴」在閩北迪口讀為ty9在該方言屬於哈韻的孤例，從既有的對應上看，我們推測與原始閩北語的*-oi關係密切，可能發生過「*toi5 > tui5 > ty9」這樣的變化。

4.2 泰韻在閩北語中的規則對應及其早期形式

在閩北語各次方言中，泰韻都至少有三種音韻對應，同時詞語分布上相當參差。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17 閩北語泰韻的規則對應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貝	pɔ5	pui5	pui5	pɔ5	poi5	poi5
沛		phui5	hui5			phoi5
帶	tue5	tue5	tuai5	tuai4	tua5	tua5
泰	thuɛ5	hue5	huai5	thai5	thua5	thua5
太	thuɛ5	hue5	huai5	thai5	thua5	thua5
大	tue6	tue6	tuai6	tuai5	tua6	tua7
奈	nai6	nai6	nai6	nai6	nai6	nai6
賴	lue6	lue6	luai6	lai6	lai6	lai6

²⁰ Norman (1969:262) 以建甌、建陽的表現擬為*khyɛ1。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瀨	sue6		syai5	suai6	ɬua6	ɬua7
蔡	tshue5	thue5	thuai5	tshai5	tshai5	tshoi5韻！
蓋	kuɛ3	kue5	kuai5 kai5	kai5	kai5	kua9 kai8
艾	ɲai6 ɲye6	ɲye6	ɲai6 ɲyai6	ɲai6 ɲye6	ɲai6 ɲye6	ɲai4 ɲye7
害	xue6	xue6	xuai6	xuai6	hua6	hua7
藹		ai3	ai3			

說明：

1. 閩北語泰韻唇音字「貝沛」都與泰韻非唇音字的對應不同，顯然是以雙唇音為條件的變體，從語音對當來看，原始閩北語的「貝沛」都可以構擬為*-oi，與哈韻*-oi（臺袋賽愛）相同。

2. 閩北語泰韻非唇音字的對應中，「帶大害」等同源詞的對應為ue-ue-ua-uai，它們在原始閩北語的早期形式可擬測為*-uai。「奈」的對應只有-ai，因此早期形式為*-ai。就性質而言，閩北語中的-ai韻母主要是文讀音。以建甌為例，可觀察到以下文讀音/白話音的對比：賴lai6/luɛ6、蓋kai5/kuɛ3、艾ɲai6/ɲye6。由此我們推測閩北語中讀-ai的泰韻字屬於文讀層次。閩北各次方言泰韻同源詞若干對應上的參差可以由此得到解釋。

3. 閩北語表示河流的淺灘也用落蓋切的「瀨」，並且都發生了來母讀為S-聲母的特殊演變，今閩北語中「瀨」有-ue、-ua、-uai、-yai等讀法。比較同為「落蓋切」的「賴」字，除了建甌韻母都讀為-ue之外，其他閩北語的聲母、韻母往往不同，甚至聲韻調三者均異，這充分顯示「瀨」、「賴」兩字分別來自不同的音韻層次。根據我們（吳瑞文2016）的看法，閩北語中來母讀為S-聲母的來源是*hl-（<*Cl-），由此推測「瀨」在原始閩語的形式為*hlai5，閩北語各次方言韻母表現不一致，與早期*hl-複聲母密切相關，下文將進一步討論。

4. 「蔡」在閩北語多數方言的對應相當規則，只有迪口讀為tshoi5，韻母與貝沛及哈韻（臺袋賽愛）相同。鑑於迪口只有一個詞例，暫時認為是個別詞彙偶發地併入了哈韻（*-oi）。

5. 「艾」在閩北語中有ɲai6/4及ɲye6/7、ɲye6、ɲyai6等讀法。其中-ai韻母的讀法是文讀音，其他帶有-y-介音的則是白話音。根據既有的對應來看，原始閩北語的「艾」可以擬測為*ɲyai5。

整體而言，閩北語的泰韻同源詞可以區分為三類對應：一類是從*-ai、*-yai變來，一類是從*-uai變來，它們都屬於白話層。另有*-ai這類對應，屬於較晚的文讀層。

4.3 小結

根據本節的討論，原始閩北語哈泰兩韻的早期形式如下：

表18 原始閩北語的哈泰兩韻

	哈韻	泰韻
層次I白話	*-ei菜栽來	*-ai瀨、*-yai艾
層次II白話	*-oi袋裁鯉賽愛	*-uai帶蔡蓋害
層次III-A	*-uai戴災海亥	
層次III-B	*-ai耐在猜改	*-ai奈
零星對應	開 開啟 *khyɛ	貝*poi、沛*phoi5

根據上表可知：

1. 從既有的對應來看，中古哈泰兩韻在閩北語中的層次數量不大一致，哈韻有四個明顯的音韻層次，泰韻則有三個較明顯的音韻層次。其中哈泰兩韻的文讀層都讀是-ai，這是最為晚近的讀法。從層次對應的觀點來看，我們認為閩北語泰韻的*-uai是不同源的兩個音韻層次讀為同音的結果。
2. 值得注意的是，哈泰兩韻同讀為*-uai的這個層次（層次III-A）僅見於閩北語，在閩南語及閩東語中沒有與之相應的音韻形式。從同源詞表現分布來看，這個層次無法推到原始閩語的階段，現在進一步說明這個音韻層次的來歷。關於蟹攝一等哈泰重韻在現代方言中的表現，王洪君（2013:488）曾有相當深入的研究。以哈泰對立及其與皆佳二等韻的關係而言，現代方言可以區分為五型：²¹

一型（閩語）
 哈_白哈_白≠泰_白≠皆_白佳_白（白話層）
 哈_文=泰_文=皆_文佳_文（文讀層）
 二型/三型（吳、贛、徽/粵、湘、客）
 哈_白=泰_{白見系}≠泰_{白非見系}=哈_文=泰_文=皆_佳
 四型（核心晉語）
 哈_白=泰_白≠哈_文=泰_文=皆佳
 五型（其他官話）
 哈泰皆佳非見系≠皆佳見系

另外，根據吳瑞文（2017:86-90）的層次分析，閩北語的蟹攝開口二等皆佳韻有三個音韻層次，可分別擬測為*-ai（芥）、*-æi（稗買賣釵債街解鞋矮）以及*-ai（拜敗埋寨界芥蟹），其中前兩個是白話音，第三個是文讀音。從比較閩語及音韻格局這兩方面來看，現代閩北語哈泰韻讀為*-uai韻母形式與皆佳韻白話層次*-ai、*-æi並不相當，反而比較接近文讀音的表現。準此，閩北語哈泰*-uai與皆佳*-ai的對比為：

層次III-A. 哈泰（*-uai）≠皆佳（*-ai）
 層次III-B. 哈泰_文=皆佳_文（*-ai）

²¹ 王洪君（2013）的分類係同時根據哈泰與覃談的分合，其中二型與三型的方言哈泰的表現相同，覃談的表現不同。底下把二型與三型併在一起，但以「/」區隔。

與王文的分析比較起來，閩北層次III-A.相當於四型核心晉語不包含哈泰文讀音的局部表現。四型（哈泰_白 ≠ 皆佳）的特徵乃是蟹攝開口一等哈泰與蟹攝開口皆佳在不同聲母的條件下都可以區別。至於閩北層次III-B.則可以視為層次III-A.進一步的發展，也就是把原先有別的蟹攝開口一二等進一步混同。

整體來看，把原始閩北語的層次III-A.和層次III-B.寫在一起，就會看到以下的情況：

哈_A泰_A *uai ≠ 哈_B泰_B *-ai = 皆佳_{文A/B} *-ai

請留意層次III-B.類也不同于王文五型的表現，原因是現代官話蟹攝開口二等見系及曉匣聲母字會增生介音-i並導致聲母顎化，例如：街^{tcie1}、解^{tcie3}、鞋^{cie2}。然而來自蟹攝開口一等的見影系字並不發生這類變化，例如：開^{khai1}、海^{xai3}、艾^{ai5}、害^{xai5}。王洪君（2013:503）已經指出這是由於一等見影系韻母變為*-ai的時間較晚使然。

基於以上的分析，閩北語哈泰讀*-uai的音韻層次不能區分一等重韻但又與同攝二等有別，保留等第的對立，與晉語有相同的類型。Norman（2011）所提出的漢語方言通音（Common Dialectal Chinese）韻母系統中，蟹攝開口一二等的對立大致是*-oi（代在開海）：*-ai（柴街）。²²閩北語哈泰不分而一二等有別，正是來自類似格局的方言，但讀音上則發生了相當重大的變化。

3. 閩北語哈泰兩韻共有三個例外的讀音。哈韻表示開啟的「開」字依各方言的表現，其原始閩北語的形式可擬測為*^{khye1}。泰韻的「貝沛」兩字都可以擬測為*-oi韻母，與哈韻層次II白話音相同。

5 原始閩語中哈泰兩韻的形式及若干例外

5.1 原始閩語哈泰兩韻的形式

本節進一步說明哈泰兩韻同源詞在原始閩語及其三個下位方言的擬測，同時與Norman（1981）的原始閩語韻母進行比較。根據我們以上2.到4.節的討論及層次分析，現代各閩語次方言及原始閩語的哈泰兩韻同源詞可以擬測如下：

表19 原始閩語哈泰兩韻的形式

	哈	泰	哈	泰	哈	泰
	層次I	層次I	層次II	層次II	層次III	層次III
原始閩南語	*ai	*ua	*oi	*ai	—/*ai	—/*ai
原始閩東語	*ai	*ua	*ɔi	*ai	—/*ai	—/*ai
原始閩北語	*ɛi	*juai	*oi	*uai	*uai/*ai	*uai/*ai
原始閩語	*ɔi	*ai	*oi	*ai	—/*ai	—/*ai

22 請留意漢語方言通音中把泰韻的「帶」擬測為*^{tai5}，與二等「柴街」同韻母。

說明：

1. 哈韻層次I的擬測，我們沿用Norman（1981:42-43）原始閩語韻母系統的*-əi，同源詞包括「臍使菜栽來治屎事」。從原始閩語*-əi來看，*-əi在原始閩南及原始閩東都低化為*-ai，原始閩北語也是主要元音低化（*-əi > -ei），只是低化的幅度不如原始閩南語及原始閩東語那麼大。

2. 泰韻層次I的擬測也沿用Norman（1981:44-45）的*-ai。*-ai在三個閩語次方言中都有元音分裂的傾向，原始閩南和原始閩東為*-ua。至於*-ai在原始閩北語中可靠的同源詞只有「瀨」，這個詞有來母讀S-聲的表現，早期的聲母是*hl-這類複輔音聲母。我們推測「瀨」從原始閩語*hlai₅到現代崇安方言的演變如下：

*hlai₅ > hjuai₅ > fjai₅ > syai₅

在建甌與石陂中，*hlai₅則有略微不同的演變：

*hlai₅ > hjuai₅ > fuai₅ > sue₆（建甌）

*hlai₅ > hjuai₅ > fuai₅ > suai₆（石陂）

根據以上的演變，可以知道*-ai在原始閩北語中也進行了元音分裂（*ai > uai）。進一步推究崇安、建甌及石陂的演變，不難發現複輔音*hl-第二成分-l對韻母成分發揮了不同的影響。在崇安方言中，-l弱化為半元音-j之後，一方面影響聲母成為舌葉的f，一方面與-uai韻母結合為撮口呼韻母-yai，形成現在的syai₅。²³在建甌與石陂中，-l弱化為-j後，其影響僅及於聲母而不及於韻母，因此韻母今讀為帶有合口介音的sue₆或suai₆。為了照顧到以上的差異，我們把原始閩北語的「瀨」擬測為*hjuai_{5/6}。附帶一提，原始閩語泰韻層次I的*-ai，之所以能擬構元音性的-i韻尾，主要仰賴閩北崇安與石陂的形式。

3. 哈韻層次II的擬測沿用Norman（1981:43）的*-oi。上文提到，張靜芬（2013:43）將原始閩南的「胎代袋災賽」擬測為*-ə，在演變上不容易解釋漳州系方言-e，潮汕系方言-o何以趨前或趨後的變化。徐芳敏（1995）將之擬測為*-oi，在解釋演變上相當簡單，例如潮汕系方言是直接丟失韻尾*-i，泉州系方言是*-i使主要元音往前移動為-ə後失落，漳州系方言則是*-i使主要元音前化為-e後失落。從原始閩語的角度來看，原始閩語的*-oi在原始閩南及原始閩北保留原貌，在原始閩東則低化為*-oi。

4. 泰韻層次II我們擬測為*-ai，原始閩語的*-ai乃是根據原始閩南、原始閩東與原始閩北的同源詞證據擬測出來，對應關係是*ai:*ai:*uai。Norman（1981）的原始韻母系

23 審查人指出，以崇安方言而言，「瀨」syai₅與莊系的「山」syai₁、「省」sian₃平行，不須假設*hl-。這似乎是說，「瀨」可以擬測為單輔音*f-或*s-。有兩個理由讓我們將「瀨」擬測為*hl-，首先根據閩北語內部比較，來母讀S-的同源詞不論第在將樂都讀為f，顯示造成顎化的成分存在於聲母內部結構而非韻母介音。（參看吳瑞文2016）其次，蟹攝的「瀨」和「艾」在多數閩北方言存在對比：建甌sue₆:nye₆；石陂suai₆:nye₆；鎮前lua₆:nye₆；迪口lua₇:nye₇。只有崇安讀為相同韻母syai₅:nyai₆。這顯示「瀨」、「艾」韻母有別，崇安是合併後的結果，造成崇安「瀨」讀同三等（「艾」）yai的原因是*hl-中弱化的-l。另外，hj-（<*hl-）是否可以與陽調相配？從比較的觀點來看，來母S-聲字在閩南絕大多數是陽調，閩東亦然。同時梅祖麟、羅杰瑞（1971）文中已經指出，閩北語的S-聲字包括Bl-、Ml-、Dl-、tsl-、Gl-等類型複聲母，其中大多數都是帶音的，可能他們也已考慮到其他閩語次方言的聲調。再者，我們也不能排除原始閩北語各種複聲母在歸入陽調之後才弱化為*hl-這一可能。至於*hl-在原始閩北語中占甚麼樣的位置？這牽涉到整體原始閩北語聲母的擬測，應當另外討論。

統中把「帶蔡蓋」擬為*-ai，閩南廈門、揭陽讀-ua，閩東福安、福州讀-ai。上文的分析已經指出，閩東「帶蔡蓋」-ai韻母與閩南「帶蔡蓋」-ua韻母其實分屬不同的音韻層次。換句話說，閩東系方言在口語詞彙上發生過層次競爭，「帶蔡蓋」這些詞最終是由*-ai韻母勝出，*-ai韻母則被淘汰。

5. 哈泰兩韻在各地閩語都有文讀音*-ai，這個音韻層次哈泰沒有區別，同時也與同攝二等皆佳夬諸韻沒有區別，也就是蟹攝開口一二等合流的音韻層次，以《切韻》韻目分類而言是最為簡化的系統。此外，原始閩北還有一個哈泰兩韻合流為*-uai的音韻層次，這一音韻層次不見於原始閩南和原始閩東。從音韻格局上來看，*-uai這個層次的特徵是一等哈泰合流但又與同攝開口二等有區別，時代上顯然早於一二等無別的文讀音*-ai。整體而言，閩北語的*-uai或各閩語的文讀層*-ai都是外來且後起的讀音，在擬測原始閩語中可以不論，上面的擬音只是參考性質。總的來說，原始閩語哈泰兩韻中常用、重要且具有鑒別性的口語詞彙，大抵均集中於白話音性質的層次I以及層次II。

6. 進一步觀察哈泰兩韻的白話音，不難發現它們在各閩語次方言中往往有「異層同音」的情況，例如原始閩南和原始閩東的哈韻層次I與泰韻層次II都可以擬測為*-ai。若參考中古音的框架，這兩個層次也有可能被分析為哈泰同讀為*-ai，也就是不具備區別重韻的特徵。要將可能存在的「異層同音」現象加以釐清，主要的手段是透過跨方言比較，觀察系出同源的方言是否存在音韻對立。以*-ai為例，儘管原始閩南及原始閩東的哈韻I與泰韻II都被構擬為*-ai，但透過同源詞的比對可以發現*-ai分別對應原始閩北語*-ei（哈韻I）及*-uai（泰韻II）。根據這個對應關係，我們便能有把握地將原始閩南和原始閩東的*-ai離析為不同來源的音韻層次。總而言之，傳統歷史語言學基於同源詞對照的比較方法，不僅可以運用於形態豐富的印歐語，對於接觸頻繁導致層次積累的漢語方言也具有效力，是從事漢語方言歷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5.2 原始閩語中哈泰兩韻的若干例外

本節說明原始閩語中哈泰兩韻的例外讀音，所謂例外，乃是指從《切韻》框架而言或為哈韻或為泰韻，但從閩語比較而言不能擬測為*-ai、*-oi、*-ai、*-ai諸韻母的同源詞。這兩個同源詞分別是哈韻的「開」與泰韻的「艾」。

5.2.1 哈韻的「開」

表示開啟義的哈韻字「開」，在三個閩語次方言及原始閩語的構擬如下：

表20 原始閩語「開」的擬測

	原始閩南語	原始閩東語	原始閩北語	原始閩語
開	*khuɪ	*khuoi	*khyɛ	*khuəi

Norman (1981:51) 將原始閩語「開」(open) 擬作*khyəi，我們參考閩南語和閩東語的表現將之改擬為*khuəi。請留意Norman (1981:50) 也擬測了*-uəi，同源詞證據為「階、改」。「階」為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南讀kuei（廈門）、koi（揭陽），屬於規則對應；但在閩北語中往往讀同蟹攝開口一等。反之，「改」為一等字，可靠的同源詞主要來自閩南語的kue₃（廈門）、koi₃（揭陽），但這個形式又與閩南語的二等字同形。閩北主要用文讀形式kai₃，將樂讀kuai₃又與蓋kuai₅韻母相同，顯示哈泰不分的

特徵。²⁴ 總的來說，我們這裡將原始閩語*-uəi韻母分配給「開」作為原始形式，至於「階、改」將另外討論。

開啟義動詞「開」在古代文獻或是現代方言都是常用詞，但在各閩語次方言中往往不符合哈韻既有的規則對應。觀察上古韻部來源，中古哈韻大多數來自上古之部（*-əg），少數來自微部舌根音聲母（*-əd），「開」正是來自微部，上古音是*khəd。²⁵ 比較原始閩語的「海」*həi（< 上古音*hməgh）和「開」*khuəi（< 上古音*khəd），「開」讀為*khuəi應當是直接承繼微部*-əd的讀法，與來自之部的*-əg仍保留區別。

5.2.2 泰韻的「艾」

蟹攝開口一等泰韻表示植物艾草的「艾」，在三個閩語次方言及原始閩語的構擬如下：

表21 原始閩語「艾」的擬測

	原始閩南語	原始閩東語	原始閩北語	原始閩語
艾	*hia6	*ɲia5	*ɲyai6	*ɲiai6

「艾」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在文獻上，「艾」在《切韻》中載錄兩讀，一是五蓋切（蟹攝開口一等泰韻疑母），一是魚肺切（蟹攝合口三等廢韻疑母）。從語義來看，五蓋切釋為草名，一名冰臺，指的正是艾草；魚肺切釋為治也，通「乂」，意為割草、除草。其次，從Norman（1981:49）「蛇紙倚寄」等同源詞的對應來看，原始閩語的「艾」應當擬測為*ɲiai6。關於本文對「艾」這個詞的擬測，說明如下：

第一、在韻母方面，我們根據Norman（1981:49）的擬測，同源詞證據包括「蛇紙倚寄」。Norman（1981:49）已經指出，原始閩語的*-iai在閩南語中有條件分化的現象：滋絲音（sibilant initials）之後讀為-ua（如蛇tsua2、紙tsua3），非滋絲音之後讀為-ia（如倚khia6、寄kia5）。我們（吳瑞文2007）重新檢視上述現象，認為原始閩語到原始閩南語的條件分化應當係以舌根音（velar）為條件，方能解釋閩南語零聲母的「倚」讀為ua3的表現。簡言之，現代閩南語「艾」讀為hia6（< *gia6 < *ɲiai6），韻母正來自早期的*-iai。

第二、在聲母方面，Norman（1991）將「艾」的聲母擬測為*ɲh-，主要理由是閩南語存在讀為h-的表現，其他詞例包括「硯」hi6、「額」hiaʔ8等。另外，以「艾」而言，在海南島海口話今讀為ɲiaɪ，顯示*ɲh-聲母可能可以下推到原始閩南語階段。²⁶ 從閩南、閩東、閩北的表現來看，只有閩南讀為*h-，而其他兩支閩語讀為*ɲ-，這可能顯示閩南語進行了獨特的創新。另一方面，某些在閩南語中擬測為*ɲh-的詞存在兩讀的情況，例如泉州話「額」，在「頭額」（額頭）thau2 hiaʔ8一詞中讀為h-，但在「好額」（富有）ho3 giaʔ8一詞中則為g-。以上線索顯示，*g- > h-其實是新近發生的語音變化，因此同一個成分在不同詞彙結構中變化的速度或快或慢。由此看來，海口話的「艾」讀為ɲiaɪ，是較為保守的讀音，相當於泉州話「好額」的「額」giaʔ8。

總而言之，我們將「艾」構擬為*ɲiai6。於是我們面臨的是一等而有-i介音，在變化上應當有所解釋。反之，若認為「艾」來自「魚肺切」，則廢韻帶有三等介音*j-

²⁴ 以上均參看吳瑞文（2017）針對蟹攝開口二等的層次分析。

²⁵ 上古音擬音根據李方桂（1980）稍作修改，將上聲標注-x改為-h，去聲-h改為-s，其餘不變。

²⁶ 這個看法是審查人所提出的，相當值得重視。

相當合理，但語義上卻又無法搭配。我們暫時的想法是，原始閩語「艾」採用了三等「魚肺切」的讀法來指涉「草名」。²⁷ 由此可見典籍上的音切與詞義，可能存在相互交錯但又彼此補足的現象。

附帶一提，從閩北語次方言既有的音韻對應上來看，「瀨」與「艾」在閩北祖語必須擬測為不同的韻母：「瀨」*hjuai₅/6而「艾」*ɲyai₆。原始閩北語的*-juai與*-yai僅在崇安混為-yai，其他現代閩北語方言都還能區分。

6 原始閩語哈泰兩韻的層次與時代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中古哈泰兩韻在原始閩語中有三個主要的時間層次，其中兩個是白話層，一個是文讀層。文讀層不能區分哈泰，而原始閩語的兩個白話層則均能區別：

層次I 哈*ai:泰*ai²⁸

層次II 哈*oi:泰*ai

原始閩語中存在兩個白話層，應當分別來自不同的時代。那麼應當如何判斷某一個音韻層次屬於哪一個時代？一個常見的方式是仰賴《切韻》所提供的框架進行觀察。具體的操作是：

- (1) 對漢語音韻史的歷時發展進行考察；
- (2) 找到某個時代某個類（包括聲類、韻類或調類）所具備某項特徵，同時該特徵不見於其他的歷史階段；
- (3) 在現代方言中發現某個音韻層次也存在相同的特徵；
- (4) 聯繫文獻與方言，指認某個方言層次的時代。

以上的方式，使我們能夠藉由音韻特徵的「獨特性」，來推測現代方言中某個音韻層次可能的時代。請留意（2）所說的特徵，主要是指音類方面的對立，近來學界研究得比較深入的是魚虞有別、支與脂之有別、談覃有別、哈泰有別、仙先有別等。²⁹ 不過上述辦法對於閩語音韻層次的判斷仍然稍有不足。理由是原始閩語哈泰的兩個音韻層次都存在對立，僅觀察層次表現，我們不容易判斷層次I或層次II何者應當屬於《切韻》時期哈泰之別，何者不是。

針對這個問題，比較詳盡而細緻的音韻演變史可以提供非常有用且重要的資訊。何大安（1981）曾對魏晉至南北朝時期詩文押韻有過深入的考察，並歸納出這個時期

27 審查人指出，除了閩南語以外，「艾」都與泰韻合口「外」同韻。例如福清：艾ɲia₅、外ɲia₆；建甌：艾ɲye₆、外ɲye₆。何況語義也不相當，也許不必考慮魚肺切一讀。從比較的觀點而言，閩南語（例如泉州）既然有艾hia₅、外gua₅之別，可能暗示兩個讀音的原始形式不同。再者，就對應而言，若以「艾」在閩南語係源自「五蓋切」，則今讀-ia就成為泰韻的孤例了，我們對此暫時保留。

28 相關論述可參看丁邦新（Ting, 2008[1983]:180–193）及吳瑞文（2005）。

29 吳語中「魚虞有別」及「支與脂之有別」可參看梅祖麟（2013[2001]）。吳語的覃談有別可參看秋谷裕幸（1999）。現代方言中的覃談有別可參看王洪君（2013[1999]）和吳瑞文（2004）。吳閩語哈泰有別的情況可參考王洪君（2013[1999]）和吳瑞文（2005）。吳語的仙先有別可參看金有景（1964、1982），吳閩語仙先有別的比較研究則參看吳瑞文（2002、2012）的探討。

各個韻部的演變歷程。從當時詩文用韻來看，哈泰兩韻在魏晉至南北朝這個階段，哈、泰兩韻較為疏遠，而哈、灰兩韻的關係則相對密切，其具體演變如下：³⁰

表22 魏晉南北朝時期哈灰泰三韻的演變

魏晉	宋北魏前期	北魏後期北齊	齊梁陳北周隋	切韻	例字
əi之	əi/əd ³¹	əi/əd	əi/əd	âi哈	來採代
wəi之	wəi	wəi	wəi	wăi灰	灰悔佩
əi微	əi	əi	əi	âi哈	開哀
wəi微	wəi/wəd	wəi/wəd	wəi/wəd	wăi灰	回對
ad祭	ai	ai	ai	âi泰	帶霽

中古蟹攝一等開口哈韻多數來自上古之部（*-əg），牙喉音來自上古微部（*-əd）；與之對立的一等合口灰韻來源類似，只有來自微部的舌尖音字，其合口成份是後起的（*ə > uə / T _ d）。（李方桂，1980:46-47）另一方面，中古泰韻則全部來自上古祭部（*-ads）。在上古音時期，之部與微部雖有相同主要元音*ə，但韻尾不同，關係疏遠。魏晉以降到齊梁陳北周隋哈、灰在詩文多歸入同部，顯示兩者主要元音與韻尾相同。之後到初唐時期，蟹攝開口一等哈泰與合口一等灰韻已經可以同用，顯示哈、泰、灰三韻的主要元音與韻尾相同。³²

在原始閩語系統中，可以擬測為*-oi韻母的除了哈韻同源詞之外，還包括蟹攝合口灰韻同源詞。³³ 例如：

表23 閩語灰韻同源詞

	泉州	揭陽	柘榮	福清	崇安	迪口
配	phə5	(phue5)	(phuε5)	(phuoi5)	hui5	phoi5
妹	bə5	(mue6)	(mue5)	(muoi5)	(mi6)	moi7
推	thə1	tho1	thoi1	thoi1	hui1	thoi1
退	thə5	tho5	thoi5	thoi5	hui5	thoi5
罪	tsə5	(tsue4)	tsoi6	tsoi6	lui5	tsoi8
灰	hə1	(hue1)	(xuε1)	(hui)	xui1	hoi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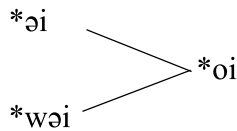
30 除了灰哈之外，在押韻上蟹攝合口三等廢韻也和哈灰同屬一部，表中主要觀察哈灰與泰的關係，廢韻暫時從略。

31 何大安（1981:178-180）指出六朝時期收-t尾的月沒部與皆灰哈廢部去聲常常押韻，顯示當時皆灰哈廢部的去聲在讀書音中仍有-d尾。

32 唐代詩文用韻可參看鮑明燾（1990）。

33 Norman（1981）用來擬測*-oi韻母的同源詞還包括「火、坐、糶」等。根據李方桂（1981）的上古音系統，「火」歸入微部但帶-r尾，擬作*hwər̥h。「坐、糶」屬於歌部字，「坐」擬為*dzuarh/s，「糶」擬為*kwər̥h。不難發現原始閩語中讀*-oi的歌部字包括上古圓唇舌根音*kw-以及歌部複合元音*-ua。我們推測以上歌部字在原始閩語中發生了*war/*uar > oi的變化，韻尾-i是*-r的痕跡。

換個角度來說，原始閩語中的*-oi韻母兼有哈、灰兩韻字而不雜一個泰韻字，顯示出與六朝時期相近的音韻格局。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我們有把握認為原始閩語中哈灰混合的*-oi是在六朝時期哈灰同部基礎上進一步的發展：



請留意六朝時期詩文押韻上哈灰歸於同部，並不意味著兩韻韻母完全相同，理由是介音一般而言不影響押韻。因此從六朝韻部的觀點來看原始閩語的*-oi，應當理解為韻母進一步歸併的結果。從方言的角度出發，原始閩語*-oi涵括哈灰兩韻同源詞並與泰韻*-ai區別，則是具體的語言事實。

至於原始閩語中另一個哈泰有別的音韻層次，我們認為與上古音關係較為密切。理由是原始閩語*-əi韻母同源詞的分布。請看下表：（括號中的字未必來自同一個音韻層次，僅供參考）

表 24 原始閩語 *-əi 韻母同源詞

	泉州	揭陽	柘榮	福清	崇安 ³⁴	迪口
菜 _{之一}	tshai ₅	tshai ₅	tshai ₅	tshai ₅	tshie ₅	tshɛ ₅
使 _{之三}	sai ₃	sai ₃	sai ₃	sai ₃	sie ₃	ɬɛ ₃
子 _{之三}	(tsi ₃)	(tsi ₃)			tsie ₃	tse ₃ 籽
事 _{之三}	tai ₅		tai ₆	tai ₆	tei ₆	ti ₇
治 ³⁵ _{之三}	thai ₂	thai ₂	thai ₂	thai ₂	hei ₂	thi ₂
尿 _{脂三}	sai ₃	sai ₃	sai ₃	sai ₃	(si ₃)	
獅 _{脂三}	sai ₁	sai ₁	sai ₁	sai ₁	sie ₁	ɬɛ ₁
臍 ³⁶ _{脂四}	tsai ₂	tsai ₂	tsai ₂	sai ₂	tshie ₂	tshɛ ₂

根據上表，*-əi韻母同源詞除了中古哈韻（之部一等*-əg）外，還包括之韻（之部三等*-jəg）、脂韻（脂部三等*-jid）及齊韻（脂部四等*-id）等。從漢語音韻史的發展來看，原始閩語的*-əi韻母無法藉由中古韻類及等第的框架來解釋，而應當從上古韻部的

34 原始閩語*-əi在閩北語崇安及迪口中可能有條件變化，大抵是莊系字讀-ei（崇安）或-i（迪口），非莊系字讀-ie（崇安）或-ɛ（迪口）。更多的例證還可以參看Norman（1981）所列舉的建甌、建陽、永安的同源詞。審查人提到，鎮前的「事」與「治」可能不是同類。不過在鎮前方言中表示「殺」的「治」讀為thy₂、「事」讀為ty₆，「使」讀為ɬɛ₃等，可能除了條件變化之外還有方言接觸的問題。

35 這裡的「治」當「殺」講，漢語語源是止攝三等開口之韻直之切，閩語中表示「殺」都用這個字，參看Norman（1979）及羅杰瑞（1988）。

36 「臍」在閩南及閩東方言中多數讀為ts-，福清讀為s-是後起的現象（*dz- > z- > s-）。閩北多讀為送氣的tsh-，可能是濁音清化過程中受到鄰近客贛方言影響而有送氣的表現（*dz > t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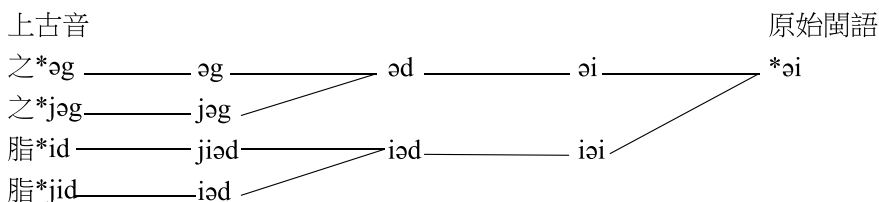
角度來理解。丁邦新 (Ting, 1975) 的研究指出, 從上古音到魏晉時期, 之部一、三等和脂部三、四等的演變如下:

表25 之部一三等與脂部三四等從上古至南北朝的演變

上古	西漢	東漢	魏晉	南北朝	切韻
*əg	əg	əg	əi	əi	âi哈
*jəg	jəg	jəg	jəi	jɛi	i之
*jid	jiəd	jiəi	jiəi/jiəd	jiei/jiəd	i脂
*id	iəd	iəi	iəi	iei	iei齊

最值得留意的是, 上古脂部主要元音 *-i- 在西漢之後發生元音分裂而成為 *-iə-, 與之部的主要元音 *-ə- 相當接近, 這個現象從西漢一直持續到魏晉時期。進入南北朝之後, 除了之部一等 (哈韻) 保持 *-ə- 元音外, 之部三等、脂部三等及脂部四等主要元音已經發生了變化。根據以上對漢語音韻史歷時發展的認識, 我們可以相當肯定地說原始閩語 *-əi 韻母從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的時代在西漢之後, 而且下限不會晚於魏晉。

之部一、三等及脂部三、四等的部分同源詞從上古音演變到原始閩語 *-əi 的過程可擬測如下:



說明如下:

1. 之部的演變為原始閩語中脫落三等介音 *-j-, 與之部的一等同形。之後韻尾從 *-g 轉移為 *-d, 最後弱化為 -i。之部的主要元音在原始閩語中保持不變。
2. 脂部的演變較為複雜。首先是脂部三等介音 *-j- 脫落, 與脂部四等同形。之後主要元音 *i 分裂為複合元音 *-iə-, 緊接著韻尾 *-d 弱化為元音性的 -i。最後韻尾 i 與複合元音 *-iə- 中的 -i 進行異化作用, 最終演變為 *-əi。

至於泰韻, 上古來自祭部一等, 從歷時發展來看, 漢語音韻史中泰韻的演變如下:

表26 泰韻從上古至南北朝的演變

上古	西漢	東漢	魏晉	宋北魏前期	北魏後期北齊	齊梁陳北周隋	切韻
*ad	ad	ad	ad	ai	ai	ai	âi

整體而言, 祭部一等 (泰韻) 在歷史上都是舌位最低的元音, 只是發音位置有時偏前 (a), 有時偏後 (ɑ)。Norman (1981: 45) 已經指出, 原始閩語韻母系統中的 *-ai 韻在現代閩語中往往元音分裂 (*a > *ua), 在演變上與 *-an/*-at 平行, ³⁷推測韻尾 -i 可能

來自更早的 $-l$ 。參考漢語音韻史的發展，我們認為 *ai 來自魏晉之前，演變過程可能是： *ad ($> al$) $> ^*ai$ 。至於泰韻較晚的白讀層次 *ai ，在原始閩南和原始閩東都是相當穩定的複合元音 *ai ，只有原始閩北發生元音分裂 ($^*ai > ^*uai$)，這就是原始閩語中來自上古祭部的 *ai 與中古泰韻 *ai 的差異所在。演變行為的差異也顯示原始閩語系統中區別 *ai 與 *ai 的必要性。

上文提到，原始閩南與原始閩東的哈韻存在一個特殊的音韻層次 *i ，同源詞包括「戴苔鰓來」。關於閩語蟹攝一等哈韻讀為 *i 的音韻層次，有些學者認為這是上古之部的痕跡。例如戴黎剛（2012: 42）以閩北建甌話「來」讀為 le_5 為例，認為這是來自早期 *li_2 低化的結果，將之歸於上古之部的表現。³⁸ 不過從既有的音韻對應上看，建甌話「來栽菜」讀韻母 $-e$ 與閩南語「來栽菜」讀為 $-ai$ 屬於規則對應，反而與 *i 類（「戴苔鰓來」）分屬不同層次。袁碧霞（2012: 71）運用閩東方言的方言資料，結論也認為閩語中的 *i 來自上古，並建立了上古之部在閩語中的音變： $^*u > i$ 。

現在我們擴大比較的範圍，從內部與外部綜合地探討這個現象。就閩語內部而言， *i 這個音韻層次主要分布在閩南及閩東，閩北則似乎沒有可靠的同源詞。另外在浙南吳語中，觀察同源詞表現卻能找到類似的讀音。請看下表：（表中列出泉州和柘榮方言供參考）

表 27 浙南吳語哈韻讀 i 的同源詞

	開化	常山	江山	玉山	廣豐	泉州	柘榮
來	li_2	li_2	li_2	li_2	li_2		li_2
落	di_2					thi_2	thi_2
栽		tci_1	tci_1	tci_1		戴 ti_5	戴 ti_5
菜	$tchi_5$	$tchi_5$	$tchi_5$			鰓 $tshi_1$	鰓 $tshi_1$

秋谷裕幸（2003）曾經利用常山、江山、玉山及廣豐等四個處衢方言構擬出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在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中，哈韻的「來落栽菜」等同源詞都擬測為 *i ，而蟹攝開口一等泰韻字則不讀此韻，可見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能夠區分哈韻與泰韻。（秋谷裕幸，2003: 56）

另外，根據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2000）的處衢吳語資料，其中有不少方言存在哈泰的區別，茲依據他們的描寫，摘錄語音特點的相關說明如下：

開化：蟹攝開口一等能區別哈、泰兩韻。例如：礙_哈 $\eta e_6 \neq$ 艾_泰 ηe_6 。
常山：蟹攝開口一等能區別哈、泰兩韻。例如：戴_{動詞，哈} $te_5 \neq$ 帶_{動詞，泰} te_5 |
礙_哈 $\eta e_6 \neq$ 艾_泰 ηe_4 。

37 原始閩語 $^*an/^*at$ 在現代各閩語次方言中的演變，可參看吳瑞文（2012）的全面性研究。
38 應當留意的是，戴黎剛（2012: 40–42）將 *i 歸為「蟹攝一二等字」的表現，但細察所舉的字例，僅有一等哈韻字，並沒有其他的二等皆佳夬字。從浙南吳語的表現來看，讀為 $-i$ 韻母的也都是哈韻字，不雜一個蟹攝二等皆佳夬字。

玉山：蟹攝開口一等能區別哈、泰兩韻。例如：戴_哈 $\text{tɕi5}\neq$ 帶_{動詞}，泰 tai5 |
礙_哈 $\text{ŋei6}\neq$ 艾_泰 ŋai4 。
慶元：蟹攝開口一人大致上能區別哈、泰兩韻。例如：菜_哈 $\text{tshai5}\neq$
蔡_泰 tsha5 | 礙_哈 $\text{ŋai6}\neq$ 艾_泰 ŋa4 。

根據以上的材料，可以發現浙南吳語的哈韻實際上也有兩個音韻層次：一個是各方言都讀為高元音 i 的對應；另一個是 e - ui - ai 的對應。在原始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中，前者擬為 $*i$ ，後者擬為 $*\text{-}\text{əi}$ ；至於泰韻則擬測為 $*\text{-}\text{ai}$ 。³⁹

歸納起來，浙南處衢吳語若干方言的哈泰兩韻對應如下：

- 層次I 哈 $*i$ ：泰 $*\text{ai}$
層次II 哈 $*\text{əi}$ ：泰 $*\text{ai}$

從漢語音韻史的發展來看，哈韻讀為 $*i$ 相當特殊，方言分布則包括浙南吳語及沿海的閩東及閩南。基於上述的考慮，我們不認為閩語及浙南吳語哈韻讀 i 的表現是直接來自上古音。相對地，我們嘗試從文獻上載錄的語音現象出發，提出另一種可能的解釋。

關於現代吳閩方言「哈韻讀 $*i$ 」，六朝時期的民間歌謠有一個類似的現象可以給我們重大的啟發。何大安（1981:274–275）發現，漢代至六朝時期，哈韻的「來」字在民間歌謠中入之韻。例如漢代一見，叶之部。晉代民歌中來字四見，1次叶哈部，3次叶之部。劉宋民歌來字八見，1次叶微，1次叶支，1次叶齊，5次叶之。梁以後南方歌謠一見，叶灰哈。北方民歌來字三見，1次叶微，1次叶之，1次叶哈。總計從漢代以後，來字在民間歌謠中出現17次，叶之部字10次，叶灰哈本身才3次。一般而言，民間歌謠比起文人的作品更能反映口語，因此「來」的特殊押韻方向顯示在口語中哈韻的「來」讀音更趨近於之微支齊。從擬音來看，魏晉到南北朝之間「之微支齊」的歷史發展如下：

表28 魏晉至南北朝「之微支齊」四韻的演變

魏晉	宋北魏前期	北魏後期北齊	齊梁陳北周隋	切韻	韻字
jəi	jəi	jəi	jei	i之	期思時絲伺
jiwəi	jiwəi	jiwei	jiwei	wi微	誰薤
jei	jei	je	je	jě支	題
iei	iəi	iəi	iæi	iei齊	西

整體看來，「來」在押韻上都與元音不高也不低的 ə 或 e 接觸。唯一一次與齊韻相押是在劉宋，這階段的齊韻是 $iəi$ 而非 $iæi$ ，這實在不是偶然。我們認為，至少有一部分哈韻同源詞在六朝時期通行的某種方言中發生了以下的變化：

$*\text{əi} > ei$

39 各韻母的擬測可參看秋谷裕幸（2003）第四章的詳細討論。

之後*ei*進一步高化，最終變成了單元音**-i*。對照現代吳閩方言中「來苔戴栽菜鰓」等詞讀為前高展唇元音**-i*，應當都是這個早期的方言所留下的痕跡。⁴⁰總而言之，結合漢語音韻史的發展與現代吳閩方言的表現來看，哈韻**-i*的讀音是魏晉以降哈部一等（哈韻）開口**-ai*的某種區域性變體，不能直接認為是上古之部在吳閩方言中的表現。

7 結論

本文透過嚴謹的比較方法，探討原始閩語中哈泰兩韻同源詞的音韻表現，藉由原始閩南、原始閩東和原始閩北向上擬測原始閩語。在Norman（1981）的基礎上，本文增加同源詞例證進行探討，驗證原始閩語韻母系統中**-ai*、**-ai*、**-oi*等韻母的擬測相當可靠。同時，本文根據同源詞的對應關係，在原始閩語韻母系統中增加了原先沒有的**-ai*韻母。⁴¹

歸納起來，哈泰兩韻在原始閩語中可以擬測為四個帶*-i*韻尾的韻母：

- **-ai* 哈I
- **-ai* 泰I
- **-oi* 哈II
- **-ai* 泰II

在完成原始閩語的擬測之後，我們還可以利用《切韻》所提供的音韻框架來進一步觀察原始閩語中存在的音韻層次，並參照漢語音韻史的歷時發展，進一步為音韻層次進行斷代，從而建立不同音韻層次與不同歷史時期漢語的關係。經由上文的觀察，本文獲致的結論是：

第一、原始閩語中**-ai*與**-ai*的對立相當於上古之部與歌部的對立。

第二、原始閩語中**-oi*與**-ai*的對立相當於中古哈韻與泰韻的對立。

第三、在原始閩北語中，存在一個特殊的哈泰合流並與二等韻皆佳夬有別的韻母**uai*，其音韻特徵是能夠區別蟹攝開口一、二等，這個層次不見於原始閩南語和原始閩東語，屬於後起音韻層次。另外，現代閩語普遍存在一個不分蟹攝開口一、二等的文讀音層次，其語音形式普遍是**-ai*。就層次分析的觀點而言，原始閩北語不分哈泰的**-uai*與各閩語次方言的文讀音**-ai*都不宜拿來擬測原始閩語。

第四、中古哈韻字在原始閩南和原始閩東中有一批同源詞（來戴落鰓）可以擬測為**-i*，對比現代浙南吳語哈韻字（來落栽菜）也可以擬測為**-i*。對於吳閩方言哈韻字

⁴⁰ 喬全生（2008）曾廣泛比較宋代閩方言、現代吳方言及晉方言，指出這些方言都有「來」讀為*liə*的情形，結論是它們均來自南朝建炎前的西北方音。就時代而言，我們同意「來」與之微支齊相押確實是六朝時期的現象，但在地域上是否果然承襲自西北，我們暫時保留。根據王洪君（2013: 501-502），核心晉語不區分哈泰，兩韻白讀多為**-ei*（祁縣、太谷、孝義）或**-e*（文水）。假設哈韻在原始晉語中是**-ei*，那麼哈韻讀**-i*可能發生了**-ei* > *i*這類元音高化現象。元音高化現象是相當普遍而常見的，可以在不同方言各自發生，未必能視為發生學上同源的證據。

⁴¹ 限於篇幅，要在一篇文章中呈現整體原始閩語及其次方言的整體音韻擬測實非易事，之後將把目前我們既有的研究進行通盤整理，以完整呈現原始閩語音韻系統。

讀*-i的現象，本文參考六朝時期民間歌謠「來」與「之微支齊」等韻相叶的表現，為這批同源詞提出*ai > ei > *i的假設。這個元音高化的演變主要發生在魏晉之後的口語系統，屬於區域性的變體。

現代漢語存在方言現象，古代漢語亦然，這是相當明顯的事實，不同時代的文獻或多或少都可以窺其一端。以揚雄《方言》為例，根據所收錄語詞的描述，當時常被提到的包括秦晉、周韓鄭、趙魏、衛宋、齊魯、東齊海岱、燕代、北燕朝鮮、楚、南楚、南越及吳越等十二個區域。（參看李恕豪2003）但這類材料主要呈現詞彙的異同，無法提供系統性音韻對立的線索。丁邦新（2008[1995]）根據文獻資料指出，中古時期的漢語已經分裂為兩大方言，分別是北方的鄴下音系以及南方的金陵音系（也就是江東方言），《切韻》是南北兩個音系的綜合，因此《切韻》分韻顯得精密異常。有鑒於此，擬測中古音的合理方式應當是分別構擬北方鄴下方言及南方金陵方言。丁邦新（2008[1995]）同時指出，考察現代方言分布並配合史籍上的相關資訊，可用以構擬金陵切韻的材料包括吳語、北部贛語及老湘語。另一方面，梅祖麟（2014[2001]）也已經指出，原始閩語中存在一個相當於六朝的音韻層次，這個層次的來源是南朝江東方言。⁴²因此在原始閩語韻母中找尋相應的音韻層次，也有助於利用閩語來構擬金陵音系。

基於上述學者的假設，底下我們選取近來出版的原始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共同贛語（Common Gan, Coblin, 2015），加上本文對原始閩語哈泰兩韻的研究結果，綜合地考察一下其中哈泰兩韻的表現。除了原始方言之外，我們另外加入代表江東方言的原本玉篇韻母的擬測一同參看。⁴³請看下表：

表29 三種原始方言與原本玉篇中的哈泰兩韻

	哈韻			泰韻		
原始處衢吳語	胎*thəi	菜*tshəi5	礙*ŋəi6	帶*tai5	賴*lai6	艾*ŋai4
共同贛語	代*doi6	菜*tshoi5	礙*ŋoi6	帶*tai5	賴*lai6	艾*ŋai6
原始閩語	胎*thoi	災*tsoi	愛*oi5	帶*tai5	賴*lai6	害*hai5
原本玉篇	胎*thoi	災*tsɔi	愛*ʔɔi5	帶*tai5	賴*lai5	艾*ŋai5

上面看到哈韻在原始處衢吳語是*-ai，主要元音偏央。哈韻在共同贛語和原始閩語都是*-oi，主要元音偏後半高。相較之下，泰韻的主要元音都是低的，只有偏前（*-ai）或偏後（*-ai）的不同。原本玉篇音系的對比是哈*-ɔi：泰*-ai。相較起來，哈韻的*-ɔi與*-oi共有相同的合口（[+rounded feature]）徵性。從以上的比較來看，根據現代方言的表現，我們可以推測六朝時期的金陵切韻（江東方言）蟹攝一等重韻的區別是哈韻主要元音帶有合口徵性，泰韻則沒有這個徵性；相同之處則是两者的主要元音都偏後，並且都帶有韻尾*-i。

以上的討論只是舉例性質，主要是想從既有的幾種不同原始語擬測出發，檢驗一下學者所提出的「利用現代漢語方言，將《切韻》分別構擬為南北兩個系統」這一假設是否能夠落實。以本文討論的哈泰兩韻而言，我們認為這是一個相當有益而成功的嘗試。這個個案顯示，將《切韻》分別構擬為南北音系，並立基於現代方言的語言事

⁴² 吳閩方言關係之論述可參看丁邦新（1998[1988]、2008[2002]、2008[2006]）的系統性探討。

⁴³ 《篆隸萬象名義》中保存的原本玉篇反切，基本上反映六朝時期南方江東方言，周祖謨（1966）曾有詳細的研究，表中的韻母即根據周祖謨的擬測。

實向上追溯，不論在觀點上或方法上都是相當合理的。後續的研究則是擴大語言材料，並廣泛考察其他成系統的音韻特徵（包括重韻、一二等及三四等的區別），從而深化學界對漢語音韻史與現代漢語方言之間關係的認識。

引用文獻

- Coblin, W. South. 2015. *A Study of Comparative Gà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58.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Douglas, Carstairs. 1990.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Supplement* (supplement by Thomas Barclay).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Fielde, Adele M. 1883.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Norman, Jerry. 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Norman, Jerry. 1979. The verb 治—a note on Min etymology. *Fangyan* (《方言》) 3: 179–181.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Section)*,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Norman, Jerry. 1983. Some ancient Chinese dialect words in the Min dialects. *Fangyan* (《方言》) 3: 202–211.
- Ting, Pang-hsin.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魏晉音韻研究》). Special Publications No. 65.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丁邦新. 1998. 〈吳語中的閩語成分〉, 《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 頁246–256。北京: 商務印書館。(原刊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1: 13–22, 1988)
- 丁邦新. 2008. 〈重建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 頁65–73。北京: 中華書局。(原刊於《中國語文》6: 頁414–419, 1995)
- 丁邦新. 2008.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 頁180–193。北京: 中華書局。(原刊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4.4: 1–14, 1983)
- 丁邦新. 2008. 〈從特字看吳閩關係〉,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 頁194–203。北京: 中華書局。(原刊於《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 85–92)
- 丁邦新. 2008. 〈從歷史層次論吳閩關係〉,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 頁204–210。北京: 中華書局。(原刊於《方言》2006.1: 1–5)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1981. 《方言調查字表(修訂本)》。北京: 商務印書館。
- 中嶋幹起. 1979. 《福建漢語方言基礎彙集》。東京: 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王洪君. 1999. 〈從開口一等重韻的現代反映形式看漢語方言的歷史關係〉, 《語言研究》1: 61–75。
- 王洪君. 2004. 〈也談古吳方言覃談寒桓四韻的關係〉, 《中國語文》4: 358–363。
- 王洪君. 2013. 《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北京: 商務印書館。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 《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北京: 語文出版社。
- 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2. 〈卷三十三·方言〉, 《永泰縣志》。北京: 新華出版社。
- 何大安. 1981. 《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吳瑞文. 2002. 〈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 《語言暨語言學》3(1): 133–162。
- 吳瑞文. 2004. 〈覃談有別與現代方言〉, 《聲韻論叢》第13輯: 147–186。
- 吳瑞文. 2005. 《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吳瑞文. 2007. 〈共同閩語**iai*韻母的擬測與檢證〉, 《臺大中文學報》27: 263–292。
- 吳瑞文. 2012. 〈論山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 《中國語言學集刊》6(1): 177–238。
- 吳瑞文. 2014. 〈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南朝江東方言齊韻的擬測〉, 《東方語言學》第14輯: 60–80。
- 吳瑞文. 2016. 〈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來母讀s-的現象: **hl*-複聲母的擬測〉。丁邦新、張洪年、鄧思穎、錢志安主編《漢語研究的新貌: 方言、語法與文獻》, 頁247–260。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吳瑞文. 2017. 〈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南朝江東方言蟹攝二等開口字的擬測〉, 《聲韻論叢》第19輯: 63-112。
-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北京: 商務印書館。
- 李如龍、潘渭水. 1998. 《建甌方言詞典》。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 1996. 〈自閩方言論四等韻無-i-說〉, 《方言與音韻論集》, 頁72-82。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李如龍. 2001. 〈南安市方言志〉, 《福建縣市方言志12種》, 頁1-68。福建: 福建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 2001. 〈建陽市方言志〉, 《福建縣市方言志12種》, 頁431-468。福建: 福建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 2001. 〈崇安市方言志〉, 《福建縣市方言志12種》, 頁469-499。福建: 福建教育出版社。
- 李恕豪. 2003. 《揚雄〈方言〉與方言地理學研究》。成都: 巴蜀書社。
- 沙 平. 1999. 〈福建省寧德方言同音字匯〉, 《方言》4:282-295。
- 周長楫. 1998. 《廈門方言詞典》。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周祖謨. 1966. 〈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 《問學集》, 頁270-404。北京: 中華書局。
- 東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4. 〈卷三十五·方言〉, 《東山縣志》。北京: 中華書局。
- 林連通、陳章太. 1989. 《永春方言志》。北京: 語文出版社。
- 林連通. 1993. 《泉州市方言志》。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寒生. 2002. 《閩東方言詞匯語法研究》。昆明: 雲南大學出版社。
- 林寶卿. 1992. 〈漳州方言詞匯〉(一)、(二)、(三), 《方言》2:151-160、3:230-240、4:310-312。
- 金有景. 1964. 〈義烏話裡咸山兩攝三四等字的區別〉, 《中國語文》1:61。
- 金有景. 1982. 〈關於浙江方言中咸山兩攝三四等字的分別〉, 《語言研究》2:148-162。
-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第二十九篇·方言〉, 《柘榮縣志》。北京: 中華書局。
- 秋谷裕幸. 1999. 〈吳語處衢方言和甌江方言裡的覃談二韻〉, 《開篇》19:100-103。
- 秋谷裕幸. 2003. 《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古音構擬》。東京: 好文出版。
- 秋谷裕幸. 2008. 《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臺北: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秋谷裕幸、韓哲夫. 2012. 〈歷史比較法和層次分析法〉, 《語言學論叢》第45輯: 277-335。
- 徐芳敏. 1995. 〈古閩南語幾個白話音韻母的初步擬測—兼論擬測的條件一〉, 《臺大中文學報》7:217-252。
- 袁碧霞. 2012. 〈閩東方言開口哈韻的歷史層次〉, 《語言研究集刊》第19輯: 66-83。
- 馬重奇. 1993. 〈漳州方言同音字匯〉, 《方言》3:199-217。
- 張靜芬. 2013. 《閩南方言的歷史比較及語音構擬》, 北京: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 2000.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東京: 好文出版。
- 梅祖麟. 2014. 〈現代吳語與支脂“魚虞, 共為不韻”〉, 《漢藏比較暨歷史方言論集》, 頁280-295。上海: 中西書社。(原刊於《中國語文》2001/1:1-13。)
- 喬全生. 2008. 〈晉方言古支微(灰)韻同韻史〉, 《晉中師院學報》25:11-6。
- 馮愛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楊秀芳. 1991. 《台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 大安出版社。
- 董忠司. 2001. 《台灣閩南語辭典》。臺北: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 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卷三十二·方言〉, 《壽寧縣志》。廈門: 鷺江出版社。
- 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 〈卷三十一·方言〉, 《寧德市志》。北京: 中華書局。
- 福安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9. 〈卷三十七·方言〉, 《福安市志》。北京: 方志出版社。
- 閩侯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2001. 〈卷三十九·方言〉, 《閩侯縣志》。北京: 方志出版社。
- 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3. 〈卷三十五·方言〉, 《閩清縣志》。北京: 群眾出版社。
- 蔡俊明. 1976. 《潮語詞典》。臺北: 三民書局。
- 鮑明煒. 1990. 《唐代詩文韻部研究》。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 戴黎剛. 2012. 《閩語的歷史層次及其演變》。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羅杰瑞. 1988. 〈福建政和話的支脂之三韻〉, 《中國語文》1:260-263。
- 羅杰瑞(Jerry Norman)著, R. VanNess Simmons(史皓元)、張艷紅譯. 2011. 〈漢語方言通音〉, 《方言》2:97-116。

On the Strata Analysis of First Division Unrounded Finals of Xiè Rhyme Group in Proto Min and Related Issues

Rui-wen Wu

Academia Sinica

ruiwen@gate.sinica.edu.tw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ifferent phonological strata of first division unrounded finals of the Xiè Rhyme Group (蟹攝), specifically the Xai rhyme and Tàì rhyme, in the finals system of proto-Min and explor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ouble rhymes in old Jiangdong dialects. Norman (1981) reconstructed five finals for Xai rhyme and Tàì rhyme. They are:

*ai for Xai 菜_哈 裁_哈 來_哈

*oi for Xai 袋_哈

*ai for Tàì 帶_泰 蔡_泰 蓋_泰

*uai for Xai 改_哈

*yai for Xai 開_哈

According to Norman's reconstruction, there are four finals for the Xai rhyme but there is only one final for the Tàì rhyme. Therefore, some issues need to be clarified. To begin with, what is the time sequence of those four forms of Xai? Additionally, three forms are reconstructed by one cognate in proto-Min. It is highly doubtful to regard those forms as a single stratum individually. Furthermore, the double rhymes, Xai and Tàì, could be distinct in the Qieyun system but merged in most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However, some southern dialects retain the distinction (refer to Cao et al. 2000, Wang 2004 and Wu 2005). How is the distinction of double rhymes expressed in proto-Min? It is worth examining those questions in depth.

The methodology of this paper is the comparative method. We would like to expand Min dialectal material and find more reliable cognates to reexamine Norman's finals of Xai and Tàì.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to-Min has several different phonological strata. After thoughtful and cautious analysis, those strata could b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both Middle Chinese and Old Chinese. An important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reconstruct the Jiangdong dialect, a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 used i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using proto-Min and related common dialect systems.

In conclusion: 1. both Xai and Tàì could be reconstructed as two forms in the finals system of Proto-Min. In brief, *-ai and *-oi are for Xai; *-ai and *-ai are for Tàì. 2. from a diachronic development viewpoint, the pattern *-oi: *-ai reveals the distinction of Xai and Tàì, i.e. double rhyme, in the Six Dynasties Jiangdong dialect. 3. Relatedly, the pattern *-ai: *-ai could be traced to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Zhi group (之部) and Jì group (祭部) in Old Chinese.

Keywords

Min dialect – Xiè rhyme group – double rhyme – comparative method – historical linguistics